

T5781/3116.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5

七卷序集
八卷碑集傳集考集

原集

九卷雜集解集

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續編

王學士
景彰公
評中壘博
洽奉車
纂述待
制表章
足称三
絕

漢七略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子克王

禕忠文公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撰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
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
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
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于成帝復遣
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
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
醫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
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摠百家
之緒種別而為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
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伎略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於其
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

漢書卷之六

此見七略之不可無作

此評七略之例

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溯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為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說，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為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略。歷象

行雲流水全不勞力

五行形象占驗著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劑脈絡寒溫，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審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群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偽，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于篇，俾不勝異同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

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唐五禮序

子充王

禮文部公

張學士 翠屏公 評 彷彿太 史公禮 書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于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贄類帝以為吉禮過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群后肆朝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厥用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自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脩改五禮舊義房玄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

叙貞觀
顯慶開
元禮儀
與廢若
數一二
令覽觀
者瞭然
無遺

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祿五篇。摠
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
觀禮節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
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
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
益無所憑。玄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
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
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
刪定。功不就。而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為之。二十
年九月。禮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
儀五十三。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四十三。五曰凶禮。其
儀十八。摠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

此下因
唐禮以
推極古
今

詳禮之
沿革
論超卓

應
旨

貞觀曰。顯慶曰。開元之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
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為節原。人情以為制。推而示之。
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
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蓋
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葬埋也。為溝而已。至於中古。為之宮
室。不以土處為不可更也。為之棺槨。不以為溝為不可易也。又
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
也。夫聖人者。豈好為相反哉。其所謂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
因天道。原人情。而為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
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
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

禮之本不可不
同禮之用不必
盡同是千古論
禮之訣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

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
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
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
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為禮其器其物其
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
三變而著明析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為一代之
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
用為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
舊以吉凶賓軍嘉為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
從終始無黷為足據依矣

刊五經白文序

嘉靖乙丑館試

穎陽許國

柱國少師

高閣師中玄公証
時有八處便尺門
覺心便尺門

聖賢垂世立教莫備於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生人日用
之具其常明若日月其常行若江河秦火以來若暫堙蝕而其
本在人心其用在天地亘古亘今與五氣相為終始者固在也
莊周闡其所道楊雄著其所辨自荒唐之士偏駁之儒尚猶崇
信而莫之或違故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之說不啻如鼎分
神奸鏡照妍醜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欺以曲直
於今所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漢興諸儒搜廢補逸區
區綴葺於秦火之餘此其功固不可泯而註疏遞興人自為說
家自為師五經之道反更堙蝕且其卷帙浩繁童而習之白首
紛如遂併經文廢闕不講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談經而
經絕故註疏之興經文之累也更宋九儒折衷芟正而考亭朱

一篇大
主意在
五經非
他二句

應前

氏集其大成於是五經之文皆有集釋章列句標毫分縷析足
以羽翼聖經於不墜而漢儒綴葺之功亦藉以有傳
昭代崇文薄海內外家藏戶誦五尺童子高談幽眇遠慕雍熙
彬彬乎盛矣則宋之集釋似亦與五經相為始終而不可廢者
雖然五經非他皆吾心所固有也吾心所固有者散見于天地
闡發于聖賢而備載于方冊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日月所
以明江河所以流二帝三王所以為君五臣十亂所以為相孔
子所以為師宇宙萬類之所得繫命者孰非囊括包舉於五經
者乎古昔聖人蓋先得我心以垂世立教故五經之文若天所
設而人力不與焉夫人心應物紛紜變化天則秩然固亦有無
文之五經矣以吾無文之五經而感觸於聖賢垂世立教之說
則知五經之文皆吾心故物而宋儒集釋亦吾心之出諸身者

切中時
弊

應前
心

此喻甚
切

正與吾
心故物
句相應

耳今天下學者類知誦法五經宗本諸儒即其講業之言似不
詭于正義蓋有孔門高弟所不及聞而初學之士輒能言之者
然要之章剽句竊耳入口出記誦黷襲之習盛而沉潛體驗之
功疎此朱子所譬鸚鵡能言效人聲者耳故雖經學大明而人
心反若堙蝕者求經于宋儒之集釋而不求之吾心也昔人有
適燕者其山川道里皆身歷之以按圖經無不合者今直據圖
經以談燕言之雖詳于我何有哉故不若屏圖經而自適者之
為有得也然則苟得于經雖無宋儒之集釋亦可矣嗟乎末學
支離多岐為患獨抱遺經君子嘆之余欲學者反求于五經而
自以吾心為註釋也故為校正五經白文刊之以俟夫學者之
自得焉

此重編
真可謂
集一代
之大成
著千
之定論
矣

此重編
之要其
聚有五

動猷節操德學文章所以卓絕一時師表後世者蓋濟濟然盛
矣卽無論漢宋所載雖勒鼎銘常之儔奚多讓焉二百年來諸
所記述若莆陽彭公之錄贊泰和尹公之通贊豐城楊公之理
學錄海昌徐氏之近代錄吳郡袁氏之獻實作者無慮數家大
都本之耳目之見聞證以碑誌之贊述叅以家乘野史之紀載
良足以敷揚宏碩嘉惠後進矣彭公德業聞望為時良臣其所
論贊咸極一時之選然觀者已不無闕略之憾理學錄則專彙
儒彥通錄而下間有異同要之非成書也矧正德迄今英賢繼
起彪炳後先而弗圖嗣錄達觀尚友能無餘慨則夫操衡秉鑑
苟稽博考總編彙聚勒成一書以昭我
皇明純佑之盛者容得已乎顧今之重編其大要有五一曰重
本實二曰核聞見三曰總條貫四曰闡幽隱五曰備論贊夫經

一曰
本實

二曰
聞見

三曰
條貫

四曰
幽隱

世佳時莫先於德穆叔所敘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故今之所
錄以德行操履為上而勳伐文藝次之如其功有可采而行少
迂文足名家而實未孚者咸無取焉俾取法知所尚也是故本
實之空重也逖觀遐議鮮通方之論黨同徇愛多阿好之詞野
史雖足裨正史之闕而或多未實故今之所證據考求必閱史
傳之儲而質之銘誄與夫輿論之公無偏信焉俾觀聽無所惑
也是故聞見之空核也夫學非徒講貴在經濟經濟之臣要以
行道匡時奠安生民理學之臣要以明道淑人扶植世教其功
一也岐而二之者是本宋史道學傳意也奚必然也故今采方
震所錄哀而裁之稽厥年代彙入全錄俾學者知協一也是故
條貫之空總也鎮俗養望則高顯莫庸抗節致忠則一命可錄
國史非公卿不立傳制也茲將備觀刑而拘以成制則遺故節

月官果實編 卷之七 序類

五日論贊不可缺

樂學行。足以鎮頹俗。而維世風者。即下位必收。雖革除諸臣。為周頑民。尚當別錄。以俟采焉。是故闡幽之不容已也。嘗觀馬遷述贊。寂寞數語。類能揄揚盛美。委曲詳至。令觀者愴焉興感。茲博采前聞。條分縷析。使非綜以論述。則散而無統。是故論贊之不可缺也。慎斯五者。以紀載勳碩。表揚休懿。以無失紫陽夫子編纂之初意。萃莆陽諸公之大成。使後生來學。考求當世之蹟。以誦法不愆。儀刑無繆。克慰景行私淑之懷。其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是今日重編意也。

重修 國朝名臣錄序

嘉清乙丑閣試

吉所陳棟

編脩

王相國 荆石公 評

與名學 理學 非原 樣人 以理 學而 為名 臣則 可以 名臣 而別 于理 學則 不可 忠銘 此論 是當 國朝名臣錄。自彭惠安始錄三十一人為之贊。嚴夫至楊月湖氏。復推惠安之意。離為二編。有曰理學名臣者。有止曰名臣者。雜取布衣巖壑之雋。與縉紳大夫並存之。然以學識事功。分而為二。此其意亦有可論。嗣後尹蹇齋氏諸人。又間作焉。歷年滋久。賢哲繼起。不可使後來泯泯無譽。獨讓美于前人。且諸家之所記。亦宜有所訂正。彙而為一。使觀者易於興起。此錄之所以重編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信哉。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故應龍升而景雲翺。雕虎嘯而清風起。明王作而俊乂輔。蓋自古稱之矣。然人臣之事君。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流。亦惟以道所當為。分所當盡。不如是則其心歎焉而未安。故殫忠宣力。純其心以為之。豈有意于後世之

不朽

名哉。顧後之君子景行先哲以為古人之師。樹立者既垂勳社稷與日月爭光矣。而精神風采幾微鴻鉅之略非托之金石以表章之則易世而後無所覽究。於是採其言行之實彙而為書曰此某代之名臣。蓋古之人盡道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自勵。此其制昉于宋朱考亭氏意。志與史氏相輔翼矣。余觀太史公獨立一家之法。改編年而為列傳。凡循良酷吏游俠佞幸之流人為傳之。善惡並記。無所取捨。使觀者有懲有勸。此自史氏之法。宜奈然竊謂中人之質見善則易趨見惡亦易化。彼且使芝蘭猶菴雜陳於吾前。不若屏其一而獨挹夫芬芳之為善也。名臣之編意者或出於此。與穆叔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名臣之所樹立無出此三者。然三者同出一原。周召而上則賦用皆備存之。斯為道德建之。斯為功業而著之。斯為文章。

論議
嫉曲
有味

此聖
人取
節之
意

周哀孝廢始各以其才見于天下。而卓偉名卿亦未有盡離于道德者。故管仲之功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而子產叔向之儔乃以為遺直遺愛是其純。駁雖不一。然就其所成之一節皆與道德相為貫通。不如是雖有所建不足以謂之功。雖有所著不足以謂之言。鞅斯臯朔之流是也。今月湖氏獨以十五人者為理學。余則以為名臣。而理學之科不與。是彼皆逞其私智為之者。何其悖與。而世之人以為非理非學亦可以偉今而傳後。其為理學者則舍經濟而崇空談。又何其悖與。亦異乎考亭惠安之意矣。故功業文章之可名者必本於理學。如劉青田宋景濂黃忠宣夏忠清諸公皆非不學者。苟一無所學則其所注厝終無可觀。何以為名臣。曰名臣則學在是矣。或曰世稱霍寇不學無術。然卒為名臣。且孫韋之屬其學又何以稱也。曰彼所

合理學
一經濟而
為定議

獨詣之見
為多合于理是不學之次方冊而學之次心乃所以為理學以
理學而為名臣則可以名臣而別于理學則不可故今所錄若
千人止曰名臣云

敬天小序

隆慶辛未閣試

元東劉元震

宗伯文

神氣道
上風格
高華令
人想見
謝家小
安豐

臣等竊惟天人之勢相懸而感應之機甚速。矧人君為天元子。代天理物。呼吸動靜。皆與天通。敬則天心格。而瑞應臻。不敬則天心厭。而禍徵至。尤不可不慎。所以感之者。是以自古帝王。若堯之欽天。舜之勅天。成湯聖敬。日躋。周文昭事上帝。莫不以敬天為重。蓋人所尊。惟天而已。于天而不知敬。將侈然自肆于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恭觀

訓錄所載

祖宗敬天之事。如曰奉天子民。曰體天施治。曰事天非尚文。必盡其誠。曰銘心欽載。罔敢自娛。皇天無親。克敬是親。列聖敬天如此。所以天心純佑。申命用休。國祚靈長。有由然矣。仰惟

以主敬
積誠為
事天者
本深于
也

皇上祇承 玄祐 肅奉 郊禋。一星緯之失行。即齋心靈禱。
一雨暘之愆候。即引咎責躬。敬以事天。固質諸
列聖而同符者也。然臣聞天道非遠。日監在茲。一念少怠。即褻
天而非敬矣。一事少差。即慢天而非敬矣。故所謂天者。非徒蒼
蒼之形。而所謂敬天者。不在禮文獻享之末也。伏望
皇上主敬。于宥密之中。積誠為感格之本。無以天眷為可恃。而
戲豫馳驅。無以天位為可安。而優游暇豫。聰明畏常。若鑒臨
出入起居。不忘顧諟。則敬德日純。而天命可永保矣。臣愚無任
惓惓。

本朝列卿年表序

萬曆庚申
未館試

兆隆朱國祚

修撰

徐學士
檢卷公
評
便奇

思入風
雲調諧
金石

夫才為世出。出亦須才。詎云天工不資人亮。自古熙隆之朝。莫
不宗匠陶冶。而羣才緝熙。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豈虛也哉。裔是而降。漢唐宋間。三九之位。代不
乏人。雖遭罹不同。表見或異。亦各並時而榮。或濟厥世。功名垂
于竹帛。聲稱洽乎于茲。不可貶也。我 國家自
二祖龍飛。虎變。種天類。社稷寧我人。惟時環穎之倫。莫不底厲
銜錫。順風而扇。傳于
列聖。迪哲重光。紹天闡。繹揚旌。設虞以羅。俊又振鷺之聲。充庭
鴻漸之黨。盈階
明世得人。于斯為盛。六命之頒。三旌之位。類非凡。偶近器得。廟
其間。大都弘抱。通材鬱為時棟。而宣力勤慮。職思其憂。以共亮

氣格沉
渾筆力
蒼勁

洪業贊揚景炎
朝堂倚其高謀疆場恃其籌畫帷幄贊其蹇詞舉措稟其承式
壁之劍宣其利鑿獻其明是以大略淵回茂功响效經緯洪纖
之度備平章協和之化洽綏請黎烝懷保鯨鯢之惠浹百工其
凝庶績咸熙治隆九域功集一統譬之衆目營方而天網自粗
四體効力而心膂獲又炳炳麟麟良可詠矣無論近代即濟
良哉之朋何以加茲故直接虞周作

明興以來列卿年表

本朝列卿年表序

萬曆癸未館試

瓊宇梅國樸

庶吉士

許閣師
穎陽公
評法戒
然詞旨
森然讀
之者悚
然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蓋將展采錯事齊一紀綱鋪張治具為
股肱為耳目濟濟師師以恢弘
廟謨表率 朝端其任良鉅矣漢唐至宋固嘗建設六卿然而
事權歸重者猶不專于是惟我

朝獨隆其任故天下事宜咸歸六曹而盈縮劑量列卿實司之
較漢唐宋之所建設者大相徑庭矣於是紀其名氏登其屬籍
名曰列卿年表使他日有所據而考焉不但觀其履歷之詳而
至于行事之是非人品之高下亦可槩見信哉明如指掌而較
若列眉矣然登是名者固甚榮又甚懼也昔尼父作春秋獨詳
于列國之卿故一字褒貶天下萬世而後以華袞銜視之其
榮辱固列卿所自定尼父懸衡鑑而觀焉非能榮辱列卿列卿

非能榮
辱列卿
二語最

妙

喻切
而詞
華

固自榮辱之耳。故曰：登是名者，固甚榮，又甚懼也。人有敝褐居深山者，終身不聞姓名及衣文繡。遊都市，則觀者屬目焉。何也？蓋深山為韜光之地，而都市為指視之藪也。列卿業已衣文繡，遊都市，衆目且聚而視之矣。一有不類，欲同敝褐山居者，豈可得乎？故紀其姓氏自其始，至其止，若干人，按其年表而指之曰：某也。賢某也不肖，則尼父之春秋，凜然在焉。謂獲榮施無悞史也。吾弗信矣。

本朝列卿年表序

山陽曆癸
七不館試

台山葉向高編脩

許閣師
顏陽公
評

俊雅
華皖

夫帝王運祚，豈非天乎？書言股肱良哉，易稱聖作物覩。故知君雖明聖，必賴蓋臣，而要其聲應氣求，流鴻鑠之懿，非天所篤，命何以歷世彌光若斯之偶也。明興二百餘年，列聖紹休，醞化淳流，雖主德之茂，烈於千古，或夷考其世，則賢哲之士，景鶩響臻，雖百司庶職，咸有休聞，庶幾哉大雅所稱濟之盛焉。其列在心，膂托於鴻鉅，尤彬、劇、足為國楨，茲天所以綿有道之長歟。何二三大夫之多賢也。予觀洪永時，締構方勤，求賢若渴，士或朝起寒微，暮登卿輔，奉法忠上，勞勩為多。其人與閣天散，宜生爭烈矣。嗣後奕世熙恬，大臣雍容振勵，藻飭太平，然英廟正嘉之世，亦號稱多故矣。宗社晏如，九乘不驚，誰為力也。或言承平偷窳，宵人間肆，令旂常之績，歟稱而負乘之刺，紛起為明時。

揚推得
失綜博
後先子
殆景慕
前修而
有得者
乎

如五陵
年少翩
翩裘馬
大是雋
才

累嗟夫。壬夫曲士。何世無之。予觀周之方隆。所列六官之職。靡不振舉。迨其季也。三事闕。夙夜之誠。小明致靖。共之戒。彼其初。非不祇肅。後益弛靡耳。
若我國家之歷世。久長名卿。碩德。後先相望。可不謂振古一時哉。夫英賢奮迹。豈曰人謀。卽官卑。猶言應宿。矧服在列。卿股肱。帝室身依。日月之光。而名昭來。襮非真。所啓孰能臻。茲乎是故。表而系之。令後世觀者。知天實純佑我明。而尚論世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趙太保
激陽公
評其文
雅馴

叙洪永
以及嘉
隆列卿
美刺一
不爽

本朝列卿年表序

萬曆癸未館試

仲明葛曦檢討

夫自三五迭隆。歷世承基。疇不藉卿佐哉。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所從來遠矣。顧遭離不同。迹有優劣。是以君子論其世焉。觀其所以垂休光。與其所以隕厥聞。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明興建官。一準周禮。而九卿之設。居然豕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內史。納言之遺。第周設三公三少。與六卿合。而為九。昭代不置中書省。而九卿間有公少之銜。明簡易順時宜也。予得而言之。高皇帝開天治人。求賢為急。苟有才藝。並躋高華。一時夾輔得人。最盛永樂。洪熙。宣德間。蹇忠定輩。內贊宸謨。外康流品。疇詢密斷。莫敢侵官。亦流亞歟。惟景泰諸臣。因人碌。強者恣睢。弱者縮默。或陰主權謀。或曲從密旨。凡所得名類多。失實正統。以後秉正。懸公官評。清允大奸。距晚海內。欣然至于弘治朝。有壽

斷案
精嚴

俊之老野無廢錮之彥洋蔚有豐芭械樸之化焉正德中
邪正雜進淆亂官方尚賴遺老共匡時難嘉隆相繼乾綱各秉
用是在位皆能賁飭絲綸興制禮樂即有稍踰檢押不孚清議
者網亦隨以密焉今皇帝知人哲于放勳顧俊勤于神禹收覽
才賢慎重名器無所不至凡百承休靡不效忠畢力亦何盛也
由斯以談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始以私路期榮執圓
者能以信誠率物執方者不以權謀自顯彰著矣乃士所以
自效胡可已哉是故析圭擔爵拖紫紆青非以飾觀也凡為民
興事也日兢焉惠下以盟心奉公以注念斯有以稱具瞻之
任而副補袞之望焉不則負乘之訛素餐之刺將繼作也于是
序其在次得若干人表見其文後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
焉

瑰璋之
譚

規勉後
來蓬
正論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閣試

爾張李廷機侍詩

中瑤泉
閣師許

蓋予讀唐之詩與文而深感於今之譚執者云夫世運遞遷篇
才氣續不乏意辭異尚槩獲殊宗至其風氣漸微枝流四出倡者希
縱橫才氣聲和之繁響大輅無椎輪之質積水微層氷之凜自古記之矣
隽永意味故詩祖于三百展于漢騁于建安弱于梁陳至李唐而暢唐又
讀之令人至開元大曆而暢以茲言詩則人以為然文祖于六經縱橫
如食口爽于周秦暢于東西京靡于六朝至李唐而變唐文歷燕許韓柳
梨哀家而變以茲言文則未必人以為然此何以說也今之人好自
標舉盱衡六合謂文自東西京而止唐無文焉夫結撰無辨其
醇疵編摩無辨其今昔然而一代之籍人皆知不可廢矣代各
不廢獨周秦東西京而有唐而亡何舛也代不廢唐矣獨詩而
有文而無又何舛也即取唐人詩按之不必人為大家取大家

唐人又
謝前烈至挽織穠之習元和諸君子有力焉闢其蕪穢登之康
莊又非枕林之美致哉竊觀長慶以還詩道壞文道亦壞詩自
當代振起數家相雄長文亦自當代振起而不盡振也則前所
稱盱衡之過也繪聲貌影者神馳則誕矯喉抗舌者意深則詭
注精于形似者遷其本真假態于艱深者迷其指趣此而為是
則唐果無文耶何不舉唐以往者與唐以來者以廣其耳目乎
則文苑諸篇之取精也多矣爰哀是集付梓氏更繕之蓋有意
于天下之博綜者也亦有意于天下之論文者哉

按之不必篇為粹實而今並存之乃苛于語文耶冲夷道上雖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萬曆癸未閣試

奎恒楊元祥檢討

曰館師
教菴公

千睥便濡榻
古睥便濡榻

聖人玄覽九流揚摧五際闡性靈之精鈞遠古之奧其變于卦
爻臚于謨訓炳々烺々與霄壤稱不朽矣文人墨士摘藻聲
奮鄉譽于談藂獵春華于墨海孟堅之漢志爰列九家永叔之
唐書亦陳四部信乎罄隸首之筭莫可殫窮伐雲夢之饒曾不
足其筆材也世有夷隆學有麤密語井蛙之海則束于才窺管
豹之班則局于見逞雕龍之技則詭于則效畫虎之工則短于
神文之難言久矣昔子產使晉識二神之號季札觀風列國所
言輒中太史公亟稱之曰是何宏覽博物君子也繇斯以譚學
士大夫吐六奩之奇成一家之說以炫耀當今昭垂後禩多聞
強記兼聽徧觀網羅百代之英游息六藝之圃明有所蔽智有
所窮冰釋泉湧玉質金相收萬象于毫芒輝二儀于穎末哉嘗

如千岩
蔚興霞
蔚琅然
大觀

取宋學士李昉。扈雍華所編文苑英華。卷一千為類。三千上迄
梁晉。下暨李唐。綱旨腴詞。琳琅璀璨。殫推歎之。技則維響于風
雅。窮藻績之飭。則步躅于屈宋。脩堅白之致。則取精于蘇張。侈
議論之雄。則紹軌于晁董。朝端之所封奏。宗廟之所詠歌。閭巷
之所謠詠。金石之所鐫勒。雲布星陳。膾炙人口。上下僅二百余
年。旁搜廣取。隱括殆盡。真贋並收。雌黃並進。寸長尺短。此瑕彼
瑜。譬之論琛。崑壁之墟。觀材鄧林之富。即珉珠。樗櫟不勝其珍
才矣。夫哲人之英華。敷于簡冊。乃其精蘊。寔在身心。世有君子
醞釀典墳。陶鑄丘索。以其余力。鉤索于斯。博之縑緗。用致其繁
索之性。靈用臻其奧。吐辭成經。振藻如響。久而漸清。筌蹄兩忘
媿美。譽于前修。追魁人于往牒。斯之為烈。顧不俊偉。與舊刺齟
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焉。

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己丑 閩試 雲嶠劉曰寧 脩 七編

許閩公師
評頴陽

如松
下風
高而
徐引

引喻
精當

今世之談經術者。輒推較濂洛諸儒。蓋多其羽翼之功。而學士
猶羞稱於漢云。嗟夫。是未睹夫漢儒之有功於濂洛也。文之有
經也。先天之旨也。宋其復明之候乎。相距蓋數千載。而遙矣。當
其間。秦火既燔。閔洛未起。絕續之交。重於九鼎。微何杜郭鄭諸
子之功。彼宋儒豈真能於夢想。美壻之間。遂彷彿其意。而接其
傳也。是故離經術者。漢儒續經術者。亦漢儒要之瑕瑜。自不可
掩。夫獨不見於越人之治絲乎。漢儒三縑拮据尺櫛寸比。疏之
引之。緒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
其為章為甫也。而遂忘拮据者之為力。假令諸儒有知。亦豈遽
肯降心北面哉。邾有官而老有禮。仲尼識焉。吾猶不敢謂其無
功於聖人。而况乎其為孔子之徒也。祭先代宗望先河。瀆貴不

辨析精
明漢儒
之功臣
也

此論本
朝經術
不如漢
良是

忘本耳。宋人咀諸儒之英華而存其核，固未嘗枝指註疏，獨柰何後之鑿空懸想者，心畏漢儒之能攻之，不克而奉宋人以為旂鼓，乃欲以象罔索玄珠，曰是經之賊也。悲夫！倘必以是為枝葉，為町畦，吾又竊異乎。作經者易不守先天之畫，而係以彖釋以象，演以經，離以六，彼聖人者亦故貴多言也。

明興廣厲學官之路，士斐然向風，願無復有支離決裂者。願亦有蒐繕名山之藏，軒翥兩都之役，繩愆補闕于諸儒為功臣者乎。以當漢儒曾不足以望下風，安在乎訓詁之足病也。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著述之業非神明而一者，不足以畜不朽。是故專門而師承，則一白首而論議，則深彼其勒成一家言，以自睥睨于千古者，倘亦誠一之效乎。漢儒恥不明，士耻不遇，何惑乎經術之不如漢也。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已丑 閣試

昭素黃輝 編修

閣師許
穎陽公評
不隨
世好
獨運
正心
又評
取其
精

經六已耳，益而十三，演而註疏，日滋而日若不足。古有是乎哉。曰：古不能無今也，經不能無傳也，傳不能無訓詁也。吾得之盤庚，盤庚之書非舌人語也，然而不啻舌人語也。將訓詁遠欵訓詁之為古今舌也，斷自爾雅始。爾雅今業名一經，自姬公史佚游夏之徒，下染初漢，繩索空可，信世願以訓詁薄漢儒，則爾雅非與。且春秋執禮各裂為三耳目統緒，自當有辨，然猶鼎立不廢，何者存之不匿，為瑕而廢之，並喪其瑜也。是以君子重之，非重傳也，重經也。昔者仲尼翼易，蓋自命傳耳，豈嘗曰經哉。凡六經孝經論語孟子皆是物也，爾雅三傳戴記明乎古之傳註疏也，儀禮周禮非經也，非疏也，然而得稱經繫于經也。古之傳註疏得繫于經，而後之註疏願不得繫于傳，歟。夫聖人之道猶

發古調
以新聲
便足橫
絕一世

日月然與時顯晦誠不為損益然日將旦則清風伏陰月將升則星辰助明日月聽之而不辭彼夫煨燼頑缺之餘孰為臺至今者清風乎星辰乎聖賢必有取焉爾自箋解繁興訓詁微絕士徒目飽耳入愈淺用愈卑何也徒手而得義不經深惟是以掩卷而固陋如故也訓詁之為學也釋文而闕義使人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古之人豈愛為義哉以為吾經待吾人釋文有餘矣不然者雖盡義奚益焉乃博士功令壹稟元晦不聞元晦之自悔乎曰吾今而後知漢儒之善說經也則既晚年矣為元晦者將為其老而善者邪抑為其少而悔者邪布鵠于此一人射之與眾人射之其中孰多也即吾未知漢儒之不元晦也近復稍薄宋矣乃意在百家二氏獨奈何大司成某曰必求諸經近莫如注疏即注疏不盡漢然漢可導焉既得請則

司空助殺青之役而不佞序其首

刻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習試

慎軒黃輝 編脩

閣師王 荆石公批 富有 李識 而雄 筆足 以運 之語 語迫 古讀 然之 洒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已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卑予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渙彼誠導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欤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太

才欲窺
深詞務
索廣如
入綉錦
之肆稱
橫絕矣

阿旁落宮鄰金虎雲煜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徒手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
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于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衣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
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窵人
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驂也詳向所據
引駮駁談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
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為徒博邪又按向所自為奏蓋典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為
可觀而已非欲為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鞏必譏之至文亦以
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

揮霍超
邁杰乎
奇章

不紹父族邪而踞之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
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之繁取以自溺厥指為曰向諸
封事言不帝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
為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為說委蛇汗
漫而與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
騷歌之餘如曰狗漢重而為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為
序如此

刻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閣試

漪園集

狀元修撰

荆閣師王

精鑿 雅正 得古 文之 髓

漢中壘校尉劉向采中書說苑雜事及民間書刪定為二十篇

宋元豐崇文總目存者止五篇曾鞏復搜輯合二十五篇奏之

說苑復完夫古之聖人非有意于為書也道足于中而不欲學

者之終冥也於是筆之書以曉之令共躡于昭明之庭而止

道之不明而汲于為書皆諸子之陋也當其時非不欲卓然

自名一家而烟飛雲散影響消歇者不可勝數其存者若國策

韓詩呂覽韓非之類皆先秦古書多踳駁不醇向最晚出又會

粹前事以成書故其說往往與諸家相出入鞏譏其學之不能

精微無恠也當元成間外戚擅權貂璫巨姦相為羽翼一觸其

燄禍且立至向不難出萬死一生以危言相激發可不謂忠乎

先不 駁成 老成 意見 自別

官者流何其卑也。漢之醇儒董仲舒氏而止耳。又楊雄氏而止耳。然舒也雜穢祥雄也耽寂寞其語道也猶擇而不精則向可知已。向以博物洽聞最一時。史稱為直諫多聞古之益友。乃神仙方伎惑溺其中不能自解。免竟以鑄金不成為譴。又奚以服近習之心。閔人主之聽哉。今其書錄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章。微之而道德顯之而經濟。古之遺言猶載什一。而其學之駁雜。亦不以自掩。此又向之所以近古也。自唐宋迨于今。學者以景差唐勒為師。而不知臬夔孔孟為何人。以風雲月露為習。而不知道德經濟為何事。益害于治不少矣。以觀向之書。鑒古匡今。而以為上下得失之林。其益又何如哉。乃刻而布之。而謂鞏之言未足盡詛向也。輒附著其說如此。

語有味

八大家文集序

弱侯焦竑 倫撰

文至六代而衰。韓柳氏振之而盛。至五季而又衰。歐曾王蘇振之而盛。此非索諸外也。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已。古之六藝唯道其中之所欲言。故和平譎怪正變互作。如風水相遭。文生乎其間。而作者無心也。何者。水之為變止而為淵流。而為泉沛。而為江河委而為大海。淪漣汪洋不可方物。而其用期於利涉。而止。至於龍門三峽。與石撞衝。雷崩電射。至聽者不敢聞。視者不及瞬。不謂水之奇不可。而要非水之常也。藉第冷水。如三峽龍門於涉者。不已病乎。六藝而後莫盛於左氏國策。班馬二史。左之宛約。蓋多先王遺風。為其三家者。或主縱橫家。或雜法家。六藝之旨靡然殆。而自道其中之所欲言也。故其心術之救不自掩抑。而與六藝相為不朽。乃六朝五季浮豔相高。以彼

意與詞不自相了。而又何以議於醇駁。全偏之際。蓋文之用於
是始窮矣。元和嘉佑慶曆間。八子之文。銳然壹稟於雅馴。蓋其
文八子之文也。其法則左馬之法。而其意則古六藝之餘也。醇
深如吏部。奧博如像曹。歐蘇之暢偉。南豐之緜密。而刑舒之峻
潔。其言之辨美。與夫學之醇駁。亦人人殊。而中之所欲言。庶幾
靡有弗達已矣。故余嘗因八子而尋二史之法。因二史以究六
藝之遺。此亦邇流窮源之塗。轍不可廢也。近氏以馬記班書。謂
恢竒至八子之文。往、誦而不錄。不知八子之於史。漢得其法
不覈其詞。而離合其勝語。以相矜嚴。此馬班之盜臣也。或形貌
魁然。工為刻畫。而神爽弗融。竟相燕越。此馬班之優孟也。虎文
羊質。取媚聾盲。寶玉大弓。公相攘竊。非但不知八子。而亦豈所
以學二史哉。故八家之文。不可不行於世。而在今日。為尤甚。因
為刻而傳之。而序其大意如此。

北... 卷之... 序

刻八大家文集序 九月中

得金莊天合

閣師許
穎陽公評
神龍
出匣
不可
向通

今天下之談文章者別為二則數分秦漢唐宋云右秦漢則左馬班楊元其聲右唐宋則韓柳歐蘇曾王樹其職二者之論兩不相下也乃世儒又為之言曰文章與時高下盛乎秦熾乎漢至唐而抑至宋而靡夫文而不為秦漢為靡而已矣故今輒翹然思先秦西京之業必欲挽之古初六朝而下姑置勿譚何論唐宋而吾以為此皆好異之過也夫文由心生者也人之精神識蘊崇勃發必易奕而為文章大都詞匠乎意宗乎理要垂訓經世闡道立言流不朽之芳振無涯之藻故能與日月爭光天壤相救也典謨訓誥之遺尚矣六經刪述以後一變而戰國再變而西京一時修詞之子類能以所抱負注其心精本其神識咸卓然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非苟為作而已五代

一... 卷之... 序

四

深中今
日文章
之弊而
詞采彪
炳光焰
萬丈

六季之衰天下之浸淫極矣蓋迄唐而有韓柳氏者力起而振
之唐衰而宋之文泯也蓋迄中葉而有歐陽氏曾氏王氏蘇
氏父子者又並起而繼之夫此數君子者時異其代異其人
非其同声而附和也其為文柳不襲韓蘇不襲歐而王不襲曾
也然而後先主盟力與吾道卒能陵跨百代彪炳前修此非
苟為作而已也乃世之學者足不登韓柳之庭日不涉歐蘇之
室手不熟曾王之簡而動稱左馬探觚班楊秉牘至究所為抉
精剔華者非真能獨詣于秦漢也彼方篇竊其章標其句
攫其字鈎其奇因以馴集鱗次模擬其外郭而闇汶其中焉
則輒號于人曰吾無所借于韓柳諸君子也其信以為然乎夫
毛嫱西施天下知其美也藉令刻畫無鹽以為姣好而隨謂世
無西施人必駭矣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其珍於天下今必謂隋

不識疏
朗恢
子游刃
有餘

侯之萬鎰而失和氏之連城天下其誰智之故吾以為文不軌
于理而吊詭相高輕于持論者皆好異之過也方今
聖天子嚮意文治廣厲學官聖博士家淳曼不經而毅然正文
崇雅道嘉與海內士臻于醇懿之路令天下詞匠乎意宗
乎理要以垂訓經世闡道立言彼韓柳之精純歐蘇之粹雅曾
王之博達即不必人為秦漢而總歸之乎正則豈非藝林之極
則而學士之先乘哉夫布侯棲鵠命歟咸中者謂其的也五都
之市百貨具陳人側肩爭門而入者謂其聚也今將示其的于
諸君子而又兼總其文合併其集辟則入市探奇安所往而不
得美者夫善學秦漢者莫大乎是茲八大家之所為梓與借令
曰八關之學術臨川之事功非所以刑模將來而復求之言語
文字之外則必有超然自得者在矣

竿頭
更進

王閣師
判石公

評宏堂後
朗之能達
意者

先以辭
達立斷
案是楚
法家

刻八大家文集序

九月中旬閣試

字泰王肯堂

檢討

儒者論文宜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鬱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修辭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並懸寧獨以其詞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橫議而虛無刑名押闔之流競挾其一察以號于世其見雖不該不徧而詭于大方其詞皆能道其會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宜為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三辰者徒以達也左之飽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觀其事夫非亦達之故邪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為工則是東京濬其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抗孟揚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偏師佐之故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而唐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于晉唐黜

叙八家
之文
落逸
無復
途

道盡文
章之妙

其藻而襲其界。至不知有韓文。廬陵始得之。蠹蝕之餘。而表章之。以振靡陶窳為已任。而眉山而南豐臨川附離而起。相與馳驟于租林。自是而後始知以通經博古為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于古。其于孔氏達意之旨。固無盭也。而唐宋八大家始並峙作者之壇。而無敢鴈行立者。蓋退之為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韙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令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介甫易柱而鼓。遂為詞宗。至三眉山為永叔所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蘊蓄宏矣。迺不道古人一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溢而欲流。有成文焉。躍然吾前。則急起執筆而從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倘規規焉取古人而摹之。即馳左驟莊銬史鑄漢曾中之所欲言。反為蹊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為主。則雖欲不弃古。而有

語大
有直

所不能。故為文而型古。求其口牖近而途徑正。舍八家無由也。明興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為上下。謂西京以降無文焉。天下綴學之士。靡然嚮風。其持論薄八家不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漢子史。殘膏剩腹。餽釘紉綴。衣被而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祇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今而弊極矣。獵新采異。即重譯竺乾語。亦為制科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剗心虛無。刑名捭闔之書。大書深刻。緗帙縹囊。充棟溢市。競相懸購。而八大家集塵翳高閣。徒為蠹殘鼠侵耳。士趣若此。君子有世道之責。奈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之于秦漢子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願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為近也。夫諸子詭而不經。吾以為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敘而少。議吾以

流麗而
多委思

彈丸脫手

為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于無意可達，而徒剽其詞。吾以為舉世之癖，非沈潛八家弗療也。爰為是正，付之剞劂。今有志于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臻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庶幾無負乎聖門詞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人，則斯刻為不徒哉。

刻列卿年表序

少墟馮從吾 庶吉士

夫卿之設，其來尚矣。而

昭代得人，于茲為盛。自洪永迄今，其間名臣碩輔，後先相望，可得而言也。故列卿年表，斷自徐中山始而為之序。曰：夫名為實徵，往為來鑑，於都哉。其諸爵里姓氏業已表于世矣。然而以表于世，而不與其年俱往者，安所寄也。聞之曰：章善明理之為卿，然善不章則蔽，理不明則闇。蔽與闇則無為可表矣。又曰：卿者慶也。萬物皆慶，賴之其職上應芒宿，下括河海，以承一人而統群牧。故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書詠良哉。詩稱濟濟，此卿之說也。如此則可以表于世，而列于古公卿之林矣。以余所覩記列卿自中山而下，調燮如文敏，文定，銓政如端毅，掌計如忠靖，典禮如忠安，典兵如肅愍，典刑如文肅，典工如永寧，御

史大夫如僖敏。其它如文恪、文成諸君子，聲實鴻鉅，為國之禎。雖因職效猷，施各不同，大都皆博識遠慮，弘算通才，廟堂宣其風，疆場運其畫，帷幄贊其詞，百司受其成，所謂章善明理而萬物慶賴之者，非邪？縱中有一二註吏議者，要不足為聖化累，具在編中，可攷鏡矣。余嘗難今之才，可以追蹤成周而周之設官分職，大小相維，輕重相制，故用之，盡其才，而稱盛于唐虞我。

太祖鑒前代之失，罷丞相之任，六部之設，則六官之制也。通政之設，則納言之遺也。翰林之設，則內史之舊也。冢宰統百官而列之六卿，本兵掌軍機而參之五府，則相維相制之意也。權殺于漢而綱維定，員省于唐而貫理周，語不虛耳。且又列聖醞釀，尊崇儒術，士不在六藝之科，習孔氏道者，勿使進汰一人一人。

无貳志。此賢者得以展其才，而不肖者不得逞其非也。猶欵休哉。列卿之得以表于世，而列于古大臣之林者，信非偶矣。或謂太祖設官，分六部以万机，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事，而按察糾其濫，今年表止于列卿，何右尊而左庫，重內而輕外邪？夫閱歷久者，其施為當，諳練深者，其識見別，故表列卿，所以示後進者之鵠也。噫，為人鵠者，可易哉。故余付列卿年表于剖劂，而為之論著若此，使知夫列卿之所以表于世者，不顯在爵里，姓氏間也。

入理泓
然伯
安以上
人

精神淵
著

之後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為事而粹然歸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為百家，古異之而逾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載然，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己意，守轍滋其前，陋矜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百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季官府之牒，拜起籩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惡乎？取之迨後，而經遂不泯絕者，誰氏力哉？諸家訓詁不具見於唐，孔氏所採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易飾，舛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當

取其徒

揜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定其契，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王少傳荆石公評周禮之禮卓識見固如掾之筆也

重刻周禮序

隆慶戊辰館試

肩吾沈一貫少宰學士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蓋因唐虞夏商之制踵其敎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弊弊焉不泯已而以天下為事也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大而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制衡而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粧圭璧畫繪刮摩埴植之法登魚取龍擗鰲之數高者把玄旻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岳滄纖者析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必無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限者也今觀其書所以窒亂虞于杯觴牲強梗于童牛者莫不周至卒有幽厲威赧無所用其王齊晉秦楚無所用其伯六國無所用其關秦王無所用其吞外擒而內捷左支而右吾

論漢事
有獨詣
之見有
獨創之
語

使有庸主之才守之可萬世而後亡也柰何陵夷不守竟契前
憂然合為十二時為七國蜿蜒綿亘歷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
功也始皇李斯見秦得天下之難而不見周禮之不易也取先
王之制而滅裂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雖然亦勢矣夏尚忠
商尚質周尚文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具矣故周禮衰而煩縟勝
煩縟勝而縱橫起而禮樂不得不亡矣論者答漢去古未遠不
能復周禮或謂周禮晚出故不用余竊非之使周禮如星日存
焉漢莫之用使高惠文武誠聖人周禮不可用蓋秦以凝脂之
法亡于鋤鏝漢興破觚而為圜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
更生之福向使屑屑焉取天下而紛更之乘三統之序駭萬姓
之觀周公不為何者聖人欲與天下相忘于無事也不得已而
有為非聖人有為之也救文之法莫若以忠周禮非漢所宜有

論本朝
典制與
周禮合
豈經生
之識

也繼漢而王者周禮可行矣而不能行雖然亦知周禮之不行
哉六典之建肇于唐邦自宋迄今沿革益密我
高皇帝神聖立極典制無前如革丞相而陞六卿錢穀甲兵之
權犬牙相入即有大奸惡一旦在側不敢誰何

不為周
公乃所
以為周
公大是
卓見

高皇帝豈規規取憲于周禮乎哉而卒與周禮左券千聖同心
於斯觀之矣故知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
可行周禮於其意不於其文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
在天下此善行周禮者也苟按譜而求其肖一一而躡其蹤雖
井田矣肉刑矣封建矣從鉅至細罔幾微異矣以為莽歆安石
則幾焉而周公竟不可為不為周公乃所以為周公者也或曰
審如子言則周禮筌蹄也奚刻焉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則奚書
而不筌蹄也以眾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筌蹄也何必周禮

皇日會言集 卷之七 序類

高皇帝... 漢南北軍記... 子充王... 律忠文公

記集

漢南北軍記

子充王

律忠文公

宋文恪 西隱公 評稜卓古 貌卓漢 名談笑 事遠笑 何一觀 若目觀 也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 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 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 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 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五蠶鞮鞞而... 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 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 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 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空

此詳南軍官屬

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在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揔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裡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

此詳北軍官屬

此統論南北軍之制

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重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飲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函太華涇渭表裡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

又因兵形而及地勢

雄深奇偉

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作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賜進士題名記

子實李春芳 柱國少師

汪宮唐 遠峰公 評 篇中皆 至言偉 論津津 不窮至 重守令 貴樹立 懿哉斯 言金石 想永矣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田一儁等四百八人於廷。三月望上特降德音策以務本修備大計審機要所在而究之實。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親灑宸翰拔羅萬化等三人及第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已所司請循故事立石題名國學上命臣春芳為之記。臣伏自惟陋劣不足以將明命迪多士顧此多士臣所薦也。試或罔功厥咎在臣。烏能已於申告哉。臣聞之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興則名世出焉。天人遘會自古而然。我明興設科取士題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自今始。聖天子應期撫世嘉與宇內更新宇內士莫不砥礪一心以承初詔。惟天純佑我明。則亦豫儲才儁賚之側席之初。以供上任使。翊贊隆昌之運。茲舉也得無名世者出其間。

論 評 誇 之

以應聖人之興乘風雲之會者。執竊復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
犖自樹光流穹壤者。固科不乏人。而泯泯無聞者。恒十而九。抑
或債國事。點官常。為世所指。訾忝厥科名。往往有之。是科設有
若而人。寧不負主上登延之恩。哉。且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
而特浴世務。誠以士所貴者。非獨誦述古昔之難。適用之難也。
漢法續食。偕計來者。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夫習先聖之
術。則博古明當世之務。則通今博古。而不通今。譬則敦彞陳廡
下。端甫紆金革。間無所用之。所謂當世之務者。試令操觚而熟
數之。與廢補偏中。機宜合倫。要若其素習。使當事而踐其言。如
持左券。取償于其身。靡豪髮爽斯之為。適用之才。顧諸士所自
期待者。何如耳。請恭繹制旨。夫相時度勢。投其所甚便。若省括
於度斯。謂機簡節。疎目操其所甚約。若揭網於綱斯。謂要彈神

論 士 在 通 今 有 用 之 言

此 即 廷 問 帆 要 名 實 中 發 出 一 段 大 議 論

竭思聚精。係慮潛其所未。然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遑有其
身謀。先社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實。未有實至。而機要不得者也。
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上之明。示意旨。以發諸
士。諸士亦類能言其槩矣。行照官政。而稽其實。可泄泄焉。已乎
頃者言官。建白邊徼州。若邑諸長吏。宜悉置進士。詔報可。人情
重內。輕外。率以銅墨為卑。錢穀甲兵為俗。若夫才智之士。則不
然。處盤錯。而器愈利。批卻窾。而鏘不傷。鉅細夷阻。惟天子命。無
施不可。且今南畝未緣。北邊時警。夙夜焦勞。以勤當守。諸士伏
在草莽。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效平生。耶。第操是
以往。無忘其所為。慨然者。實心具矣。何憂無實效哉。臣聞古之
賢守令。平居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有警則整飭甲兵。折衝禦
侮。隨試輒效。彼其素盟諸心者。實然也。是以為時名。臣垂聲竹

進 士 之 甲 者 始 授 守 令 而 公 獨 倦 致 意 真 盡 心 吏 治 者

皇 朝 官 果 實 集 卷 之 二 巳 頁

不以節閣重而自卓牽不以州郡輕而無聞輕名言哉
帛至于今不朽諸士豈不然哉夫士出岩穴脫䟽僑一旦立天子之庭被綸音而沐恩賚亦云顯矣又為樹石而題其名固將謂他日建立有所以重其名者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邑邊鄙重也其泯泯無聞而已雖館閣輕也上方寤寐英賢佐安壤以寧方內諸士其知所以自重執臣不佞誠願諸士畢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遣會使後來者指而志之曰斯隆慶戊辰天子所首錄士也明興得人於斯為盛即今者題名之石不以諸士重乎而臣獲先後其間亦與有榮幸矣謹勒諸石以俟

庶吉士題名記

嘉靖乙丑館試

曲江李存文

庶吉士

呂相國豫所公評以草夫以草一試而列于膠庠再試而登于試鄉三試而登于天府又再試而登之玉堂清要之地夫士也可不謂厚榮乎若遭時遇主如此乃不思

國家以菁莪棫樸之化培養多士其為法也自府州縣無莫不有學而成均之制則巍然竝設于兩都於是天下士業于學者業于成均者皆選其才能而歷試以登于天府蓋至于南宮之試則陶鎔淬礪之者已深其用之當世庶幾矣

高皇帝復念天下士株守一經不通於方國家有大典禮大制作恐不足稱任使乃擇進士之傑然者肄業文華堂出中秘之書觀之以成其材而大其用

文皇帝遂增定其制取尚書庶常吉士之義名焉此其典至為崇鉅

所以襄潤鴻業贊參天人而徒取充位已也鳥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者意甚厚又非庠校成均可比也

皇上御極尤加意天下之人才是歲乙丑既俞禮官之請廣制科額以兼采多士復循

祖憲詔閣臣選可教者二十八人讀書翰林將鐫名於石而為記以志其事臣承

命乃稱曰君子之行道貴遇其時諸士之所遇可謂盛矣往自癸丑迄今十二年中更制舉者三科

皇上重館閣之選每奏請輒中止今者甲子環周天下之萬化更新而計偕士適當一元之會

皇上思有以振作其志意乃特命掄選如此蓋壽考作人之化薰陶涵育奕而為熙洽之運者

亘古今無踰於茲而曆數乃會逢其盛天人之際交相鼓舞薄海內外罔不沾濡諸士又獨承

宸章之簡其所遇盛不盛耶願所貴遇時者不直為希世徼寵之具亦將顯其道以襄潤鴻業而贊參乎天人諸士既被

上寵光空思所以襄潤贊參者昔臯陶陳謨以九德論天下之人而終之曰彰厥有常吉哉夫九德著於身而又必始終無二

與天地之常同其不息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吉士則知德有不備或備之而不常皆未足云吉也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

而究其所使則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考詩書之所言士士之任亦重矣今

朝廷之待諸士不責之以詩書之煩而惟優游經史以求聖賢授受古今治否之故此其意固欲使之上承

吉士兩字亦前人所未發所謂人思顧名非耶

天而大惠于庶人諸士可視為希世徽寵之具而不恒其德哉夫九德之中有備其六者有備其三者諸士之所備不同願獨以有常為樹勳立業之要使異日指其名而稱之曰某為良臣則無負朝廷培養之意而於所遇有光矣其不然而徒始勉于求榮終怠于得志則名雖具在竟至于湮滅而無聞甚者或貽世之羞嗟夫以彼其遇而所以谷稱之者如此諸士固必不然然願諸士之懋之也臣謹記

內閣藏書樓記 隆慶辛未閣試 春臺張應元 檢討

董學士 澤陽公 不修談 書樓之 富麗而 獨叙我 聖祖所 以藏書 之意可 謂極得 大旨而 未復規 主上博 求鴻願 慎選左 右論難 往復若 師弟子 之告詔 寺語約 淨納約 我國家崇古古文繹天闡聖自 高皇帝龍驤寓內橐韉未藏而構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尤彬焉而 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皞之業已見何啻西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 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構遺書尤為繁滋 朝宇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書而藏之 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璫 璨煜燁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 問即其閱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

道自庸之

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覲，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銜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冊府，聆鈞天之廣樂，翰翰殷殷，難言之矣。臣惟

此聖祖藏書至意

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秘，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之治亂興亡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啟神智，而輔臣者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皇上天授睿衷，與道潛運，即今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孳孳不倦矣。至于巡稽曠探討

若不講解不備藏之益

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致參伍之實，謂宜在茲。臣嘗繙閱故典，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秘藏，待聖人而有是儒先，奧旨應明時而宜出此實我聖祖藏書之意，以候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

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慎選左右，雍、馬、兪、馬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善以易進，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臣基以史進，臣禕以大學進，典則昭垂，傳示罔極，不然獨往冊之筌蹄耳。前聖人之糟粕，取而猶襲，以重函衷，以文錦以為美談，則有之於

以聖地人作結

主上何禪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者，乾象紀而推步齊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嶽瀆固而巡省宜也。聖人

同官果實集卷之二

六

何苦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尊彝訓徵而鑒誠著也臣不佞繆荷
明綸俾作斯記敢叙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記其事樓摠
若干楹所藏書摠若干卷樓成若干年而臣某為之記

辛未進士題名記

懋忠黃洪憲

張文忠
孫太公

辛未春

皇上臨御五年禮部會試天下士拔尤者四百人

上御皇極殿親策於廷賜進士出身有差故事廷試畢刻名太

學屬輔臣紀之題名刻文勒碑貞珉先後鱗次相繼照耀此皆

仰承休命潤色鴻猷以紀當代制科之盛鋪張國家延攬英

俊之心以耀後世而照無窮矧今明良會合四海賓從

天子廣制額取士雲蒸龍變千載一時也敢不颺言以紀其盛

夫士當未遇蓬戶桑樞槁項黃馘雖齊民編伍不敵于此名弗

聞也既乃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出潛而離隱也鄉書其名達之

州州書其名達之省省書其名上之天子天子登其名而進之曰進士夫名者實之章也萃而趨焉

綴筆所至氣色高華

談鋒如雲

者也名于鄉一鄉之人觀望之矣名于朝廷則天下之人觀望之矣矧貞珉樹于一時瞻望垂于百世刻石之意蓋有為焉豈徒眩觀美而侈褒談飾虛聲而誇後禩哉嘗考載籍名臣或功垂社稷或績造乾坤或靖夏而攘夷或舉旗而斬將或以文章華國或以吏治流芳殫皆圖形麒麟繪畫凌烟燁燁煌煌談者侈焉乃多士策名筮仕未有社稷之勳也舍疏釋屨逐隊朝簪未有安攘之烈也木簡單烏隨薦紳文學佩纓而趨未有斬將舉旗烹鮮理繩之績也爰刻茲石以示弗諉此遵何名哉蓋士莫重于始進名莫侈於眾觀行莫昭于後監詒莫大于毀名毀名辱身中君羞以為臣中士羞以為友名在石也猶偃僂升高指其項者愈眾矣是勒石紀勳彰往績也題名鏤石勉新功也茲石也榮辱昭焉懲勸與焉故幽潛之

法戒凜然

士觀斯石也將曰是力學稽古發迹賢科者也於是乎有縉紳之士觀斯石也將曰是科甲序升寅恭並茂者也於是乎有和心至爾諸進士而觀斯石也將惕然思曰吾善則流芳于後世惡則遺穢于將來是藥石之規非誇詡之談也于是乎有

喻常語
耳一經
想忠手
筆便與

慎心慎斯故斯勉勉斯效是故立廟堂則端笏垂紳奉天子之休處臺垣則正論危言補一人之袞訃符郡邑則宣惠慈和貽甘棠之澤授鉞邊疆則折衝禦侮著干城之勳由是功名勒于景鍾聲稱垂于竹帛令百世而下談者曰此辛未得人之盛也此辛未科題名之士也於茲石也實無負哉昔有獻玉于楚者楚王以為誑三獻而刖其足喟然而嘆曰美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悲夫爾多士幸際明世無刖足之悲綵組紵朱登名

新日月俱

天府是

國家以玉待士也。使士或玉表而石中。始然而終不然。是以石自待也。是自別也。豈徒為茲石之羞。抑亦有國者之憂。

唐事府題名記

隆慶辛未館試

匡序張

程編脩

雖少宰
康洲公
評

魏魏皇岳所以長世流祚承華德而慕其功者。儲君也。天賜遐祐載鍾世祥。保祐蒸民。褒閔不置。蓋必萬生睿哲克仁克孝。遵

立論
正大
而詞

不學之令。安体自明之至性者。以春元統于萬禩。然元良之誥

更古
雅周
鼎商

自昔所欽教諭之司。惟德克舉。恭敬温文。式禮樂之訓。左右前

鼎商
彙聖
之知

後盛師傳之職。自往迨來。有加無廢。非將以增輝日月而熙明

非今
時物

于光天乎。國家稽古定制。垂裕啓迪。令臺省文武之元僚。兼

也

贊青宮父子一体。君臣不隔。儆德杜微。宣慈翊孝。制莫善矣。自

保傳而下。唐事開府。延其所司。然猶謹擇詞臣。或鮮顯命。

以卓越
之思發
精詣之

皇祖之意。蓋其淵哉。夫琢匪上工。萬鎰之璞。不授聽止里耳。鈞

句

天之樂未聞。而欲苟效羽翼之官。妄獻祿禩之訓。周召而下疇

誰克堪。故奉職循理。何劇弗治。竭忠畢智。何艱不勝。而惟端尹

官

卷

六

叙致詳而核典則有

之屬職親任鉅無錢穀甲乙之務有宗廟社稷之憂蓋為嗣君重也昔嘗伏稽令甲述稽故事國家廣徵俊良儲之詞垣既長養成就之矣詢之在庭僉曰孝悌博聞有術可侍儲幄始授厥員不然不備蓋自洪武二十五年迄于今茲可源而名者幾人論其世率當世稱孝悌博聞有術者也問其掌率臺省大吏竝攝斯任者也究其施又率終陟百揆仰禪緝熙歌虞虞于明庭而揚鴻問于不滅者也於戲

宏議風生英詞雷掣

皇祖之休澤萬世不忘矣親之賢之備承嘉惠蓋弘創良法慎選左右令嗣君服習三善光凝九鼎者既如彼顧咨幽及造育時髦經緯人文網維帝紘令其攀鱗附翼以自表見者又如此二百年來

聖君賢臣龍飛雲蒸垂塞天壤昭曜簡冊厥惟宜哉余欲今嗣

終備法戒斯有閱世教之文

守是職者有法且以法余也披閱故典列其已職者名于石若乃蘭芝叢登蓬艾以進鑒戒斯在寧獨捐遺覽焉興懷豈曰非助

後行故其詩曰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哉言武王基化于上而四方從之也今

皇帝元年幸太學祀孔子其時陸館生色八方嚮風順天府尹某言故郡縣皆有學順天府居京師首善之地宜率倡始以稱

上廣厲學官之意今學宮榛蕪俎豆弗戒聲教否戾瞻依邈

焉爰飭五材于梓于陶上絢下輦冠冕魏峩笙鏞並陳庖廩有

次遂樹貞砥用記歲月於戲茲地自召公教息獨聞有屠狗擊

筑之豪耳又况兩漢以旋戎馬出入自唐藩拒王命沒契丹者

五百年而后聖人生以滌其腥肇建民極為萬國樞今士之

生斯際也可弗謂遇哉凡所以風爾士者以孔子之教也今爾

去鄒魯之近如彼邁陽龍二五之會如此高朗四被視菁莪棫

樸之風固埒矣胡可以弗戒哉胡可以弗懋哉不然恐非孔子

君不
點
一
二
則
下
記
皆
可
用
之

結語乃
一篇大
主意

之所以垂世立訓聖天子所以表章崇禮典有司承風順德

修飭廢典之意也若曰孔子者以報孔子則孔子豈以報之

而後尊聖朝亦豈以報孔子而後尊哉延遂記之以詔來者

三畏齋記 隆慶辛未閣試

敏齋盛訥翰林太子

張閱師
太岳公

味永
政若

馬洗
衛

之味
蘭令
自有
宛焉
之中

主人讀孔氏書得所謂三畏之說而願從事焉因以題其齋而
屬余為記余曰齋非主人存息地邪夫將游息而寓目以畏使
其躬僂焉如不終日何也且安得墳典日親剝紳日接彼蒼在
上有諄然命之者主人曰否聖學以敬為主而畏近之故君
子無不畏也三者其槩矣子以為必諄然語之乃始為天命
乎聖人之言在墳典而大人在剝紳乎且必接剝紳親墳典而
後畏則必以去墳典離冠紳也而弗畏矣彼端居晏坐之時所
事者何也夫閭巷小民操几杖而立于尊者之側鮮有不惴
戢者誠畏之也其稍知學問能自好即又佩服古訓而不敢違
知畏聖言矣至于天命未聞有知而畏之者也詩曰及爾出王
及爾游衍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皆畏天命

信手拈來
是道

之說也。天命不在乎他。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大人聖言。皆天命也。大人天命之可見者。聖言天命之可聞者。彼可見可聞。故知畏之。顧有不可見不可聞者在焉。夫可見可聞者。或以見聞之所不及而離去之。不可見不可聞者。則無時而可離去也。故其畏無不在也。今吾齋之中。出而作入而息。孰非天命者。雖冠紳不常接儼然若若。或接之也。况其接之乎。雖墳典不常親燦然若若。及親之也。况其親之乎。子試觀之。夫人之趨而承謁者。其心何若。盥而誦讀者。其心何若。及退而私居。默而私念者。其心何若。而吾欲一其畏焉。而未之能也。故君子之畏三。其致一也。畏天者。樂天吾弗能畏耳。畏且休焉。吾何俛焉。如不終日之有余。以其言似可發明孔氏之旨。蓋嘗從事聖學。所謂敬而有德者。且有以起余之頽惰。遂論次而書之。使揭于齋壁。以時考焉。是為記。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記

萬曆丁酉 睿甫張鼎思 庶吉士

呂相國
評

論徵
君非
無意
于天
下識
見便
超而
雅詞
足以
副之

嘗讀范蔚宗史。有所謂黃徵君者。蓋大雅不羣士也。含真守道。不激不隨。公車辟召。嘗一至而不就。故天下號曰徵君。云徵君未嘗仕于朝。宦于四方。功業不施于時。利澤不及于後。而汝南之民。至今且尸祝之。此何以稱焉。吾聞君子抱道于身。隨時出處。故出則天下蒙其澤。處則天下風其德。徵君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清修之節。愷悌之風。足以振頑懦。薰鄙薄。表當世而照將來。此固汝南之民所為祠而奉事者也。夫東漢自建光以後。天下日以多事。風靡波蕩。滔滔不可揅止。夫李杜相繼。秉鈞而不免外戚之禍。陳竇同心。輔政而不免閹豎之禍。若郭林宗。陳太丘。栖栖不遑。寧處庶幾。一濟以行其志。而卒亦無補于國。徵君隤然處順淵乎。似道清濁。淺深使人不可窺測。而超然遠

養定而
流清

舉以免于亂。吾謂徵君之抱負如此，非無意于天下者。彼蓋有所待而然也。陳仲舉嘗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噫！使叔度而在也，未必肯佩仲舉之印綬。使叔度而佩仲舉之印綬也，則其于漢之社稷，未必盡無所補也。何也？彼其道廣，其志遠，則其于扶衰濟溺之方，必有善處之者。由此觀之，徵君之祠可以不毀矣。祠建于某年，久而將圯。某君捐其私帑，糾工而更新之。從民願也。廟貌改觀，而民心益起敬憚。徵君之風度儼然于千百世之下，而猶若有生也。嗟夫！遊其祠，觀其貌，想見其人而興起焉。徵君之澤為不斬哉！是為記。

純忠堂記

萬曆丁丑館試

錫川何洛書

庶吉士

呂相國
評所公

搆思
淵宏
鍊詞
俊偉
布格
昌大
真面
堂鐘
文之

以上叙
事典則
可誦

元輔少師相公既獨成萬曆之治。一日上言：臣家在江陵，宦于朝久，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舊宅敝隘，未遑葺理。荷上隆恩，駢蕃之錫，歲無虛日。俸入所積，衣食之外，頗有餘饒。欲稍稍修營，并為樓以尊藏所得宸翰，惟上幸錫之名臣，將永藉寵靈，以應闕卜吉允藏之義。上嘉厥請，爰命其堂曰純忠。樓曰捧日。復親洒宸翰，且御製對聯，敕工部置扁，往懸其第。仍出上方金若干，佐之。置異數也。堂成，宜有記。切惟君之資，臣臣之事，君一忠之外，無餘事。

體莊語
鍊氣達
思深

章法白
工法色
緻

述江陵
德政未
先媚灶

純懿華
滋試
俱茂

矣然心可以無不盡而力未免有限弗可得強也惟

天將開一代之盛治必預生一代之碩輔蓋以經綸贊燮之業

寄之一人故靈異真精之氣稟之一身而其既也賁赫焉奕之

寵萃之一家豈偶然者哉公少而神穎弱冠入詞林既究心命

世雅負公輔之望當

穆皇時以甘盤舊學入參大政上格心而下調劑處紛紜轆轤

之際獨運其沉謐貞一之操以溥默成顯相之化及

今上纂極之初即畀公以首輔平臺召對親道土風之貽以稱

公忠舉社稷大計虛懷總已聽于師保而所推解寶帶玉食

天章奎畫褒予尊重光動海內公亦感

上知遇殫心畢意無所掣願造膝以定

君志頒制以洗羣心諸非時登對肫肫惔惔靡匪天下要務也

講筵所沃迪靡匪內聖外王也入而告出而圖仰而思坐而待

靡匪國計民生也繇斯以觀

冲主在御懋學勤政宦府一體朝清紀振忠之本也旦夕承辟

夙夜在公國爾忘家知無不為忠之實也化行俗易物阜民康

六服承德四夷向風忠之驗也蓋公之忠植于天者固積于學

者深定于守者力而發抒于圖報者懇款誠朴而無所不用其

極允哉純乎純者已惟

天子明聖上下一德故特以純忠明其堂所謂知臣莫若君者

非邪昔伊尹佐太甲訓以祖德卒為令主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徂徠八荒豈非燁然忠臣之選與然是時人主不能聖于臣

故允德未終則元聖之精誠為鬱風雷既感而明保之勤勞始

昭詎若

叙述天
藻莊重
温醇

篇終更
出一段
神論精
百倍

正之于公。元首股肱。契合獨至。有動必咨。無言不酬。若是哉。嘗

試登公邸第之堂矣。顧瞻天藻。不曰元輔良臣。則曰益梅舟楫。不曰宅揆保衡。則曰弼予

一人。永保天命。孰非純忠之褒之意邪。此無他。惟公精誠之至。

感格日深。故主上特達之知。獨隆無替耳。有君有臣。相得益章。寧非萬世一

時之遇乎哉。嘗考君之命。臣有望。其副者有美。其成者望。其副

故登斯堂也。顧其名思其義。而人咸以是期之美。其成故登斯

堂也。稱其名。有其實。而人咸以是仰之。公之純忠。蓋已對揚

休命。而陟降庭止。所謂稱其名。有其實者也。余不佞于公。蓋切

景仰。效法有志焉。而未之逮者。敬繹

上旨為記。用附于斯。干秩秩之詩。吉甫穆如之頌云。

文淵閣藏書記

萬曆癸未閣試
養淳朱國祚狀元脩撰

申閣師
方默公
評

雍穆盛世
之音

自古帝王。繹天闡聖。以崇文明之治者。曷嘗不表章經籍乎哉。夫結解于羲皇。則玄黃辨。質藉刪于洙聖。則金石流星。于是音荷。逝興丹圖。代出摠之。所以發闡性靈。敘詔倫。則自古及今。未

有能廢其用者也。自嬴秦嚴挾書之禁。而典冊為煨燼矣。漢武興然後。構書之令出焉。于是聚天下文籍于庫內。謂之中秘書。後代因而。不廢且滋廣也。今攷石渠天祿之所校。雙蘭臺麟閣

之所收。貯多者。至于數百萬卷。豈不稱盛矣哉。然而獵稽古之。虛聲之。右文之實政。表章雖動。所謂古人之糟粕焉。耳於治道。又奚賴耶。高皇帝秉籙御天。憲古出治于時。橐鞬未韜。介冑未釋。而乃搜

遺書于岩穴。延宿儒于帷幄。蓋視漢祖馬上之習。不啻徑庭矣。

文皇帝繼體守文採撫尤備廼于

午門之東建

文淵閣以藏之

累代承平潤色益著蓋寢乎盛矣迨我

皇上撫馭皇圖

緝熙聖學自典謨訓誥以至記牒風什莫不則其津涯探其堂

奧故文淵之藏書今日為尤盛焉夫其牙籤玉軸璧合珠連緗

帙縹囊星稠綺合古昔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三墳五典之緒餘

九流百氏之委原靡不包絡而囊括焉雖與奎壁爭光琬琰並

陳可也乃若經緯天地錯綜民物若鱗次而臚列則人紀于是

乎彰典章制度損益因革若燭照而數計則國憲于是乎備千

古百王理亂興替之所由炳若著蔡則勸戒于是乎昭

起雕章蔚

快似相山

入極多美間之致

聖祖神宗鴻謨寶訓之所述煥若雲漢則經制于是乎定我

皇上萬机之暇時取而紬繹之從政咨乎故實措惡稽乎遺風

其于啓迪

聖衷裨益

王化端于斯有賴焉此實我

皇上藏書之至意匪徒欲增崇文之目侈史冊之美談而無益

于國是者也臣不佞謬荷

明綸俾勉駑才以作斯記臣敢述書之所以藏者以識而記其

事若此某月日臣某謹記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皇天世其月日其時

文淵閣藏書記

爾張李廷機侍讀

由閣師
法默公
評

不在
手披
覽而

在持
其要
領大

家數
大識
見是

大文
字所
謂此

曲祇
應天
上有

也

夫惟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彰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燁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摠性靈以及裨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淨殫藏窮年矻矻王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攬撫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弘文館有秘書省夫非以典章備考鏡與我高皇帝開天作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承增構大備用以垂謨後裔流照今茲臣仰而嘆曰赫矣壯乎洵奎璧之垣琬琰之林矣願二祖以是貽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

黃河之水
天上流
來奔不
到海此
復迴此
文之雄
放似之

皇上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窾妙哉。四氣管于斗樞，八紘統于坤軸。百千萬言貞于道德，今篇帙至繁矣。博之以組纒，乃各標其異探之，以交實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袞鉞，則列史之所以照著鑑也。剖判鴻濛，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著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摹也。身居蓬藿，殫究經綸，厯畧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諸賢之所以著盤于皿也。齊諧志怪，碣石譚天，雅俗並陳，恢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飛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于寶訓，載行事于實錄，則

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彛教也。總之有裨聖德，克贊大猷。

皇上懋養中和，提衡今古，典學惟勤，持其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于道德宏矣。如其以充棟飾右文之治，豈

未得中
臣進我
意

二祖創制與我

皇上時敏之意乎。臣謹記。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萬曆癸未館試

爾張李廷機侍讀

余閣帥同麓公評

今上十有一載為歲癸未禮部復當大比天下士三比之得儻

嘉落逸宥絕有子長風骨

三百五十人藉奏上臨軒策以三德所宜用及吏士兵疇諸時事蓋先是庚辰所

舉士有故未奉大對者五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裁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事竣科臣循故事請立石題

名國學

上若曰夫樹徽章軌燿徃風來

祖宗朝令典也其如制

詔臣某記之臣拜手稽首颺言曰臣伏讀功令蓋有感于

國家興賢甄士之典意云夫士之始輓輅來也郡守身為勸駕

縣次續食夫非推擇為材者乎已而升之司徒又升之

飛揚
流利

天子
天子端委而受焉登于

天府夫非推擇為材之材者乎今

上神聖嘉與二三碩輔熙圖上理泰道休咎盡搜諸陰伏者壽

俊在儼服而孽歲所進士眠昨制額有加豈願之材哉彼汲以

閔之儻九垓之下有萬一材不登任使盛世之辱也上以財士

而有一不登任使國負士以材需上求而有一不當任使士

負國我
皇上汲之閔之寤寐英賢屬且名之貞珉以丕視不朽

恩至渥矣何負于士第士毋自負耳夫樞梓豫章世所稱良材

也有如大不可為梁棟小不可為窠椽曲不可為鈎直不可為繩則

雄風勁
氣自昂
不羣

華端
有舌

匠氏掉臂弗材之矣乃士無有類是乎臣嘗私占之曰龍興雲

從雷動蟄奮方今

舜武御極九德盈庭四友在幄思日贊之恢網廓絃靡有闕遺

而多士起桑麻中焱飛景附雲煜其間即奇衰安所受事必庶

幾有如古名世也者旦暮遇之而何負國之與虞臣竊沾之喜

也雖然臣又有辭焉夫士也誦法孔孟一旦脫蔬僑彼

恩寵疇不兢之被濯矢誠動勳重今荷橐而修班馬猶卑之不

能照所期許何遜咎瓊姬召其究竟曾不能以尺寸見臣請

無遐舉第眠曩所題名士彼其炳之煇之譽流天壤無窮者几

何而人其它碌之靡所表豎殆泯焉不知其數也而此幾人者

無論爛然旂常鐘鼎間田畯牧豎類綫之能道之它泯焉者藉

令按石而稽稊名蠹爾名何重焉繇斯以譚題名者上所藉以

神來之
文自是
收挽不
住

梓慶之
喻極新
極切

重士非士所藉以為重也。記曰：士先志，士之輕重，謂何則？臣願與多士譚志矣。梓慶氏之為鑲，成見者驚，猶鬼神問之曰：臣將為鑲，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此正志之說也。士何患無志？患志二耳。志二乎？慶賞爵祿則不正，志二乎？非譽巧拙則不正，志二乎？四肢形体則不正。三者忘而專一焉，以身為社稷殉斯，真可謂不負國之士者也。儻然名且藉，士為重矣。多士盍自財擇焉！令士重石，毋令石重士。臣既念于士，因書之石，以為左券。臣謹記。

癸未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癸未 汝光鄒德溥編脩

我

余閣師
同麓公
評

皇上御極十一年，禮臣以校士請，臣被

命主棘闈之役，得俊三百五十人，既而

通爽
奔注
皇上臨軒，召對手閱而上下之。

賜其等及第，出身有差，遵故事題名太學，復

命臣為之記。臣自惟淺陋，或于甄士也，不能一一當。且文實未

易傳，出闈而疑懼與并，諄然試士，毋負先資。今士據摠

大廷，已見其經畫之什九，臣疑小釋而猶惴，于他日之底績

也，乃拜揚申告曰：多士亦知

皇上所以望者，乎士。陔伏草野，翹首風雲之會，願以名著當世，至成進士而名氏始托貞珉，以不朽矣。夫士所為不朽者，非

氣更雄傑

獨其名氏彰也。古豪賢功業彪炳，磅礴天地，與日月爭光，無問
久近，皆歛衽而頌休美，有不閑于正，或不粹白，可指者，亦無問
久近，掩口笑之。以今茲所評，往古者而後之，人心可鏡也。夫孰
得而欺哉？方

開宕奇偉不涉一常語

皇上策士持綱于智仁勇，而根極于誠。鼎祚大夏，靈爽何所不
通，而秉心若是。鼓宮應鼓角，應蓋聲氣使然。
上以醇薦之化，鼓之而士以欺罔，應謂報主之義。何人情每屈
于不知已者，而伸于知已者？士今日不可謂不見知矣。居恒曰
盤木為容，鹽車解困，猶似欣然。然見德吾姑以俟，知我耳。及其
知也，而殫力矢心，拮据茹荼，不自惜其項踵，則人人以為忠。何
者？其初之望見而知者，誠欲有所自見，以圖報也。其或擔爵治
官，若據竒寶，坐靡歲月，不見短長，則人亦不以為忠。何者？其初

重誠字即吾皇策士意

偽託于見知，而乃私為榮利也。故官無崇卑，要于稱職。能無厚
薄，要于竭情。今歲收士，踰常制六之一，而士之與此隆遇也，方
稱儻于學，復稱儻于鄉，而來所升，彌進所見，彌核寧忍以宵貺
疑士，故知
皇上所以屬望甚厚，而士之圖報宜誠也。願多士努力。他所謂
不朽者，進于石矣。

周館師
敬恭師
評

擣詞
可謂
濼其
芳潤
矣

叙詹事
官制明
盡

詹事府題名記 萬曆癸未館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臣觀古先帝王握符闡珍翔集遐宇雖洪鑄獨鍾踔絕人類乃
澄神定靈葆真育德則蒙泉之地寔其權輿何者白金之子中
戒於倚衡萬鎰之珍委裁於鴻匠矧號隆元子事係宗枋將負
宸揖袂而奠安黎苗耀華名於玉牒勅洪伐於金冊則彌縫欲
竇羽翼聖功非有老成端方之臣曷克有濟蓋自三后之純粹所
稱敬承自艾之主往資師輔以永有嗣服而官制尤莫備於
成周列以三公貳以三少左右前後所與晉接衛翼者罔非正
人故能續曆定鼎休羨姬德延及八百餘禩豈不休哉昭代倣
古建官係傳之秩不專宮僚而開府詹事以董儲訓其他非儒
臣不得補有效輒拜為相臣嘗伏而嘆曰淵哉深乎皇祖之意
矣夫六卿百執事羅列內外疇非王臣乃設而弗要宮僚自講

以六卿百執事形詹事之重

推極格心具得要領而詞章煒燁不凡

讀諷諫外無甚奇舉。乃天子獨倚重之。何則六卿百執事所司在銓除典禮與夫兵刑錢穀厘一職耳。奉法循理何職不修。即有不稱所曠。亦無幾。乃宗祐人靈外。及流荒之類。皆取則主德而潛滋。暗培。寔自震。卽始則疏附。啓沃。非天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疇克稱之。蓋問安視膳。終屬簡儀。下闕。趨廟。尤曰繁節。惟夫格心淵。蛸杜。萌蟻穴。使之惕心。悚志。遵道得路。不敢斷其真純。以從匪彛。世載令德。永有鴻烈。則於輔導之職。克有光焉。我國家皇道煥炳。六合時邕。自洪永以迄於今。育德青宮。正位紫極。配天光宅。聖相承者。垂二百年。附翼天衢。驥首雲路。摘光戢景。誥輝暎者。亦垂二百年。至今敷厉。帝德則必溯儲闈。蒙養之端。原本聖功。則必追耆舊。翼贊之烈。倚與休哉。荃宰之際。千載一邁。矣。籍令非德意隆重。胡以令諸臣感恩展力。矢

雄詞

心寅亮。又令非遴選克當。胡以膺顯擢者。盡一時魁梧髦譽。若此聖謀深遠。貽慮萬世。聖子神孫。世守勿失。魏之祚。將共天壤。無窮極矣。臣管窺之識。未覩萬一。敬效彤管。紀諸石端。餘姓名載如左。

御覽
御覽

與無害於矣百管既之端未賤真一婚效丹曾臨請以繼翰致
此望焉系表胡惠事世望于軒冠世守之夫踐之并保共天
心演亮又今兆數遇英當勝必曹應對者盡一節與許與與許

公傳

公傳

周館師
敬卷公師
評極力
追古

詹事府題名記萬曆癸未館試

梅源鄧宗齡編脩

天將胙一代有道之長必篤生岐嶷稟道毓德出震嗣暉以滋
世而保太亦惟是左右元老相與保傳之使無陷于惡其為后
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鑒于世故能奕世載德以不忝前人周
先王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明賢長老以昭吾子也慎簡乃僚
時惟吉士用誠于嗣王朝夕獻善而備敗周世有元德能懾固
不解以久國家功令繇章一則周典而于東宮官屬尤慎重焉
自詹事少詹迄于坊局諭贊並爵大夫列上僚有效者至不愛
鼎鉉以優之豈其敵儀至尊而以逸諸大夫也庶幾用稽謀之
訓保惠教誨之時序其德以無過前光夫孰是任也而可言逸
賈生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與左右
謂以左右之善之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嗣王方盛

詹事職
似逸不也
而任不
以故獨
立論字

皇月館課賣集
卷之七已頌

總明彥
事之難

南華之
譚

探本于
心與論
也

春秋厥德未固驟為之從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則不能入
亦抑婉約其詞陳得失而徐中之也又以為迂而舍我幸而用
訓豈敢自多惟先王之寵靈寔臨之否則若宗社生靈何諸大
夫其何辭之有夫商甲周成其德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乃
伊尹三以一德進而三拒之周公非風雷之示警必不發金縢
而迎公彼元聖叔父也而猶若是夫孰是任也而可言逸古稱
為教若過闕過廟一日三朝之制非不甚具然徒塵之以是稱
也一百執事能耳甚逸也乃其本在淵竭毫芒而關之乎理亂
惟是積誠披素以消洗其心廣道顯德陳詩書禮樂之旨以明
耀其志上下說于訓典教令使朝夕恪恭纂修其身不敢怠業
以是為教不亦難乎諸百執事知效一官猶兢負乘是虞彼
以功為功亦易于見功此不功之功功之難也

壞詞綺
語奇變
無端

聖代雅重元良其為昭鑒文華寶訓諸書甚悉而簡擇輔導為
甚隆以故
列聖潛邸緝熙毓德體元主壺統和天人治流有永承華輔弼
之老依托末光與有榮施而故無題名職守何攻焉余掌其官
不敢廢
明聖盛德不載滅賢大夫之業不述也為是記其事以傳且使
後人鏡于茲制相與其勵以襄聖化焉

周館師
敬菴公
評詞華
彪炳

六典大
唐六典
由其說
由太子
詹事之
職掌統
東宮三
寺十率
府之政
令辨其
紀綱而

詹事府題名記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

編修

帝王茂建元良思敦天下之本曷嘗不設翊贊之臣所與審論
左右者乎夷考其制則有大小樂正三公四輔之屬所以斧藻
聖質金玉王度用能弘三善之軌而成九德之懿其道有絲也
可不謂其重乎哉 國家設官分職博稽逖采內外大小亦既
秩秩乎備矣迺于 宮端之設尤加慎焉初設左右詹事率府
皆用大臣兼之已謂不便則專設詹事府而隸以左右春坊司
經局蓋倣六典之遺規而損益之者也至其職蓋有可得而言
云統其綱紀而修其責務詹事墜少詹事職之贊相駁正而獻
納庶子中允職之隨事諷諭陳古以箴論德贊善職之彈劾糾
規司直司諫清紀職之掌國書備供進洗馬職之校理攷正校
書正字職之其人則皆敦選廷中端方亮正博聞有道術之士

修其職
務少詹
事為之
貳

桐葉成
王事鮑
魚武王

陸士衡
詩云假
翼鳴鳳
倫濯足
升龍泉

可以講學補德深培遠溉者也雖然愚竊有感于是職之難稱
焉。今夫百司庶府上自六官之長下逮郡邑吏疇不以一職一
官受上任使者耶夫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一忠幹之臣
誠優為之矣若乃儲賓宮案輔導旗廈之內要以養

聖功而豫。后德其任非眇也。豈與一職一官程功課能者比
哉。夫輔導之事蓋難言之矣。桐葉無所規其戲。鮑魚無所禁其
嗜。則難齊傳而楚咻。一暴而十寒。則難左貂有奇衰之誘。中涓
有決獄之喻。則難况乎恭敬溫文之德。罔聞仁孝禮義之道。不
習而徒假翼鳳條濯足龍淵優游于清華之地而已。其若一人
與萬國何何輔翼之為也。蓋自古帝王弘亮德業光昭奕世則
後之人邈而稱之曰此得之師係者也是以嘉靖殷邦述甘盤
之舊學宥密基命推周召之夾輔然則山泉養正之功又曷可

少哉

華整
蒼雅

國家 聖聖相承道登邃古莫不毓德震宮楹化乾統此非獨
聖質茂也蓋亦有輔翼之助焉今其夙德隆望鴻名嘉績之
臣焜耀史冊班班可觀已夫以
列聖紹休承緒耀黃離之光烈功德當不朽而諸臣助揚休美
依日月之末光勳名亦當不朽乃署無題名姓氏闕而不著恐
後世有翹甘盤周召之績者泯而靡所考也爰采而勒諸石為
之記如此

已丑科進士題名記萬曆已丑閣試

石簣陶望齡探花編脩

王閣師
荆石公
評明如
朗月之
入懷

皇上之十七載禮部貢與本郡國士三百五十人廷策之

賜進士有差復

命工部立石國子監紀六名氏而巨其奉

詔以文紀之循故事也三不敏不嫻於辭甚不足以潤色

鴻典光顯我

皇上今日得士之盛然嘗周覽古今選舉之制而竊有概於漢

也漢制自賢良文學孝廉茂才外上自三公府以迄刺史

守相各得徵辟掾史至于跡弛散材力田賤業抽揚菟獮

不間幽豈抑何真閣達也或隋唐以降而進士科特重宋

中葉又易詩賦而經義

詞致瑰瑋
議論精贍

國朝因而弗改選彌重矣。以視兩漢蓋亦賢良文學之遺焉。方諸四科已為稍陋。况暇語繩墨之外乎。然弘濟之彥端雅之士肩駢景附。挺出其間。非讓漢也。又奚故哉。臣以為天實生材。而繫其重於上。夫上重之。而能副上急之。而能應者。此必豪傑士也。故上博求之。則下之才分上專求之。則下之才合。由此言之。鄉舉制科。詞賦經義。要各以明示。上所重。登天下而為之梯耳。至於翹材論秀。不乏於用。古今一揆。安在其為異也。夫士一旦離田畝。釋負擔。其名氏書於天府。可謂甚幸。而又勒貞石。紀之。此上所以寵異士庶。幾令世世不朽。然自我朝設科以來。而版牒名姓。具在。臣一就而讀之。而不知為何

聞猶非
上一轉
最有味

若人者。亦已多矣。其賢者。即不必居位顯。而臣能識之。不賢而位不及顯。以歿者。臣不識也。惟名在詬辱。而位又榮顯。臣始觀其號。而羞之。慄然引為覆轍。蓋斯人者。殆欲求為彼之無聞。而不可得也。夫上以此顯士。士顧不能自顯。名安在其為不朽。且臣願諸士一循其名。夫所謂進士云者。以其為士而進之也。設如臣前所稱齊民。猶不齒之。何得言士。昔者夫子為子張論士。而深辨聞達。若曰。其達者為士。聞者非士也。聞猶非士。况聞焉。無所聞。又水為無聞。而不可得者。孰則非直負。上恩幸亦重為斯。不負諸士。烏可不勉在前。甲子今歲為肅皇帝之八年。則謙禮飾紀。謙恭泰交之盛際也。故是歲所舉士多。克以功烈。文不表見。今

若。騎。立。以。待。士。之。自。處。置。之。榮。則。榮。置。之。辱。則。辱。是。故。取。名。非。難。居。名。則。難。矣。古。者。樂。正。論。秀。于。鄉。論。定。而。貢。之。司。馬。登。之。

天子曰進士是

慷慨激烈偉男子聲口

朝廷之所愛惜而慎重者士之獲此名也。稱巨策矣。所不洗。濯其心而圖報効于萬一者非夫也。報効之道至多端而先資

具在臣伏讀

上所策士曰紀綱曰風俗曰禮法諸士幸以是自獻稱

上意矣。夫。禮。法。天。之。經。地。之。紀。國。之。憲。令。也。禮。以。基。法。以。維。爭。乎。是。乎。民。不。干。名。分。官。不。易。朝。常。太。平。之。具。也。廢。禮。則。凡

流廢法則戮餘兩者不可列于士林辱之不免其奚及乎。理諸

士倘有意爭名實之義而毋忘先資將社稷是訓定豈獨母愧

科名臣知其所榮被者多矣士隨在可以重于世。即而異日若

鍾字古雅不是兩漢以旋人語

職樞要則名在鍾石聞帥在旂常守令方岳在祠祝功令將

與天壤俱藉令數世而後望下風而誦高誼者思其人旌其

而并存其科目以推舉得士之功即金石有耀諸士其曷讓焉

太上不辱理其次不辱名士國自有以不朽者非珉石之謂也

明興二百年所歲有額且三四百人乃其光簡冊而存爵里

者能多人哉臣視之石上則甚衆矣諸士念哉幸以人重科目

毋以科目重謹記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己丑閣試

用孺區大相庶吉士

王閣師
荆石公
評蕭、肅
蕭、肅
清舉

一轉
有下力

今上御寓十有七年。禮閣所選士三百五十人。上臨軒親策之。問紀綱所以興頹。風俗所以淳漓。隼竑而下。對各稱旨。賜甲第。有差。循故事。勒名貞石。命臣某記其事。典至鴻鉅也。臣不佞謹稽首。賜言曰。題名非古也。唐制科目取士。與選者得賜宴曲江。標名雁塔。大要侈一時聲華之盛。其與國家所以造士之意。與士所以告報之誼。槩乎未聞焉。臣謂世所需士。徒名也乎哉。今天下士競名極矣。復揭其名第低昂之。是厚招士以名也。是為競名者立標也。雖然。不名不傳。臣則懼矢心報國者。湮滅靡稱。營私背公者。有所逃。以為不義。蓋昔選士之制。肇自有虞。詢事考言。敷奏明試。攷惟實之求。彼其時俊。又服官三德六德。盛事何若此。盛也。則上以實求。而下以實應也。歷夏而周。此法

寢備其取之也。升之司徒。登之樂正。校之澤宮。其用之也。記之。
 大。蒸。表。之。太。常。勒。之。彝。鼎。生。有。鳴。名。沒。有。微。稱。抑。又。何。也。上。之。
 所。取。循。名。而。覈。實。下。之。所。應。顯。名。而。厚。實。以。故。免。置。之。夫。足。以。
 備。腹。心。綴。衣。之。賤。足。以。箴。王。闕。蓋。以。實。得。士。也。如。是。多。士。視。今。
 日。于。虞。周。何。如。也。國家文明之治。醞釀磅薄。以洽于茲。
 皇上又以壽考作人之化。申飭澡雪之嘉。與三事大夫。弓旌岩
 穴。登閣古初。謂宜俊乂者。儔輩出為。天子使乃臣伏觀制問。
 慮紀綱之日弛。憂風俗之日漓。一則曰僚佐侵上。官士卒辱將。
 帥。庶孽訐宗。藩豪右凌有司。一則曰貪墨敗節。僭侈踰制。讒說
 殄。行。虛。聲。冒。實。誣。罔。傷。善。類。傾。危。亂。國。是。憐。之。思。救。弛。以。正。返。
 漓。而。淳。臣。以。為。多。士。之。責。也。夫。紀。綱。之。弛。者。士。習。玩。也。風。俗。
 之。漓。者。士。風。靡。也。有。如。上。欲。釐。而。正。挽。而。淳。而。士。不。以。正。且。淳。
 名者非夫也。明興二百餘年。勒石太學。穹然相望。名卿碩輔。
 輝映壁水。使人悚然。敬穆然而有餘思。間一二苟且冒昧之徒。
 濫竽名器。則過者且唾其名。將什石焉。尔多士懼寔弗稱。無慮
 弗名矣。名之而令人思。是在今日名之而令人唾。是在今日多
 士宜何名焉。臣請以石堅多士之矢。猷宣力奉公。樹績垂輝。竹
 帛則其人堅貞而巖立。且與茲石不朽。豈惟多士之榮。
 國家之與有賴焉。無乃毀繩踰檢。敗名喪節。如前所稱貪墨僭
 侈。凌慢傾危。使紀綱風俗兩無所賴。以大負
 皇上造士之意。則有茲石在也。其永無刊。臣不佞謹為之記。

貴成
多士
有見

古雅
色澤
在商
周之
間

名者非夫也。明興二百餘年。勒石太學。穹然相望。名卿碩輔。
 輝映壁水。使人悚然。敬穆然而有餘思。間一二苟且冒昧之徒。
 濫竽名器。則過者且唾其名。將什石焉。尔多士懼寔弗稱。無慮
 弗名矣。名之而令人思。是在今日名之而令人唾。是在今日多
 士宜何名焉。臣請以石堅多士之矢。猷宣力奉公。樹績垂輝。竹
 帛則其人堅貞而巖立。且與茲石不朽。豈惟多士之榮。
 國家之與有賴焉。無乃毀繩踰檢。敗名喪節。如前所稱貪墨僭
 侈。凌慢傾危。使紀綱風俗兩無所賴。以大負
 皇上造士之意。則有茲石在也。其永無刊。臣不佞謹為之記。

太倉王閣師批

深文沈有思之奇也此士也但刻求新意過一時易別識

此一轉味長而色點

已丑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己丑閣試

慎軒黃輝

庶吉士編

今上御極十有七載歲在己丑進天下貢士三百五十人於廷親臨軒策焉對既上賜及第出身有差已乃循掌故勒

名貞石寘太學命臣記其事臣不佞竊觀

上所為策諸士者曰正紀綱厚風俗且摯禮法而示之鵠嘉與

四方敦本始還雅道非名之求也然策之紀綱未有陵替而自

名者策之風俗未有誥疏而自名者徒曰名之猶黷乎虞不稱

上指矧敢以薄實應邪名實誠偽之間微獨世占士亦士所自

為占也廷尊兆驗須臾之決也然懸兆甚微而徵驗甚遠夫士

也積之生平而占對乎須臾懸而徵之非一人也兆而驗之非

一日也詎謂不筮筮若也紀綱風俗之故以名救之亦名維士

不及名則善爭去之士甚好名則惡佞入之若乃不蘄而至欲

辭而不可得此其實必有過人者矣

明興二百餘年勒名太學者隆然相望名卿碩輔照映槐市使人欣然指凜然敬瞿然而深惟若乃薄植寡脩之徒自塗其名而弗忌世譽率為之彷徨嗟惜而不暇咲彼其先資獻身之初宜無以大殊絕者勢異時化事成論定而後知彼所自為名者乃各若其名之殊也

國家有道之長効在得士即名在已丑者于今而四矣而鴈行一石間或榮于華衮或辱于丹書某者久于旂常辱者堅于禹鼎太學固賢士所關禮法所出而紀綱風俗之所漸磨也諸士業名其間矣將不及名邪甚好名邪不名之蘄而名卒不可辭邪夫今之取士用而後擇必良有不得已者然寡收其名將有所嚴責其實者何也

更有遠致

風味轉邃

上所為懸禮法而示之鵠者也禮法不為名設而名固麗之若曰禮法自進而虛薄寡効宜非士所自為名斯名也豈直勸而榮之無亦有所懲而辱之者也有其勸之則名不職為辱有其懲之則名不職為榮顧夫自榮自辱者何如耳士方用于今安所不得名也者然祇除旆策必自斯名始臣不嫻于詞謹以端言記

江淮平亂碑

濟之王 整文恪公

謝文正 水齋公

許書法 謹嚴 龍門 遺响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
 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 皇上赫怒興師越
 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
 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
 弟七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
 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
 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
 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遣中錫還而兵
 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
 且調沿邊梟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
 六七彥明將以其眾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

上已叙
盜起此
復云一
旦盜起
所以為
招降根
本

有造死無退生乃率兵直趨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
卻將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于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
眾北來眾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于景州
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
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蠢起從之勢不可制
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
軍前其眾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楚以俟賊至無
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眾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
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于穆
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眾至下邳淮
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

是後也
三句一
小叙

賊果復
下據狼
山果字
應必南
窺吳會
句復字
應樓海
之狼山
句此文
中眼目

乃遂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軍追之
遇於嵩淺坡殺其眾殆盡陸柒彥明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
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柒與
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
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眾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
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洎王都憲縝俞都憲諫
時副總源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
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
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踞行奪其險賊墜岩
下死者無算柒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
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
群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

數語收束无限力量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
 節制公彈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
 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
 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
 之効与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
 石紀勲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亂朝
 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挺起千萬為群血人呀呀虎噬蛇吞
 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揀日奏罔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
 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搆
 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茲奮孰我敢遏

詞高調

曾。是。鏜。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旂。盜。始。奔。駭。顛。踣。北。南。
 飛。走。計。窮。海。山。之。嶽。狐。妖。憑。丘。鹿。挺。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
 我。師。乘。之。遂。殲。群。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茲。惟。天。幸。
 始。盜。之。萌。豎。也。當。國。乞。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哉。不。忒。
 鐫。詞。海。崖。昭。勲。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著也子
於文裕
公云

世知劉
文成之
功而不
知文成
所以成
其功者
孫伯融

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時
賊營城外酋壘咸狼虎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驅城
中民踞階下諭上意在生民無自取糞粉為也語氣慷慨甚民
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
又為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又擇其驍勇者為兵
拔其服衆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
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
家不敢出聲語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
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
招之當是時劉基章溢最為處士所推基又最有名使者再往
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以為劍當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為
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古今

也乃不
受魏无
知之賞
惜哉

慷慨
激烈
與荆
卿傳
並觀

贊簡古

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為勝公公論議若此基何
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
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炎坐無援被幽空室中列卒
環守脅炎降炎紹之曰若縱吾吾能成若事叛將益疑之遇夜
以炙鴈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
歎曰嗟大丈夫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吾上所
賜誰當解者乃引枕而卧賊乘其睡中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
丹陽縣男妻王氏初國兵入金陵死之太史公曰語云膏梁養
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與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
其於鎮撫民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隋王通傳

汝默申時行左柱國

王司馬
許會州公

精而工
篤而
落而
多感
慨

唐貞觀諸臣修隋史獨漏名隋王通宋鄭樵作通志止於隋亦不為通立傳論者不議樵之疎而咎茲史為樵誤也然則茲史非必修之書與因僭述通傳以俟君子採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初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遷倚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皇明官果續集

風調適
逸摹寫
玲瓏

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歎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有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游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王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

味其歌
憤世嫉
邪含思
哀怨過
于慟哭

語具
文中
子中

徒楊素勸之仕，荅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績，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

此或文
中門人
謬為誇
詡之辭
不可信

班大類

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糝藜五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往問答多格言云子曰福郊曰福時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義例作文中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於後世哉

反太史公語妙

張相國太岳公評

恤商處置餘鹽皆見灼李合曲江作觀之法無遺論矣

鹽法考

嘉靖乙丑館試

維楨許

國

少師柱國

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商通商不專于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講求者莫先于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客兵饋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于轉輸故以內地鹽課開中于邊使商為之飛輓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脩舉近邊之地芻粟頗饒商既易于上程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墾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家中納之事于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以浮藉其什伍溝洫以助邊守策至善也若夫國經費豈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竈丁煮鹽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伯文所取于商甚薄而所給于竈

此國甚厚。其薄故商樂于報中給之。甚厚故竈動于前辦商。竈而利不國課常足。然要在於外實邊儲內便足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竈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鹽獨私。鹽之禁甚嚴。當以絞刑。而明著于律。若是者何也。夫竈丁既給攤場草蕩。而有工本。則其鹽皆在於官。而其餘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何說之辭。今之鹽法已屢更而非。

國初之舊。蓋其救在於無以處餘鹽。而何惑乎私鹽之壅正課也。考之立法以來。其始救在占窩已。而救在守支已。而救在奏計已。而救在折納。今朝廷之上。處置得宜。數十年來不復聞有奏計占窩者矣。法

此後來
鹽法之
壞

此言今
日无秦
討占窩

之弊
此言今
日无守
支折納
之弊

此段
論通
商

令邊商齊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于是有守數十年者。久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揆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尚書疏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于是開中內徙邊儲不支。令既脩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蠲矣。願于通商惠竈處置餘鹽。尚猶有可議。夫商中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為五錢。不啻數倍矣。既齊引以來。互取償于官。而又令買補餘鹽。餘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于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然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未盡也。竈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為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為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五分矣。然又侵漁于官吏。剝

此段
論恤
竈

制于提催而其所販者或空名鮮實矣竈種民田止于賦稅無
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竈亦襍差矣攤場或衝于海潮草蕩
或併于豪強而正課間又使之納銀是所以恤竈者未盡也商
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竈之本
無俯仰之資顧復食其襍差取其折色至于額辦之餘
苟不為之私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竈何以為生商何以為
利哉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
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
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私橐矣顧官收之則羨米無從出商
收之則影射易為奸吾以為影射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
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商自收之為便也
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鹽課之弊亦唯兩淮最甚他不暇

此言本
為痛快
當事者
奈何不
一振刷
之

此段
論處
置餘
鹽

論姑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官既
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次鹽
徒之私販耳故莫若廣買補之意著為令曰凡商人在場但先
報名于官而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
三引給以照票掣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
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即三百萬餘鹽即屬于官商矣竈亦
有資以為生且人勤于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
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
緩其割罰清其場蕩免其科差庶几乎商竈兩利而餘鹽得所
處也或曰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于官此亦一說
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
鹽本末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為鹽之壅否

此于處
置餘鹽
中即寓
恤灶通
商之政

此邊儲
與國課
兼與商
人與灶
丁兩利
之術

不在于是。假使盡蠲其三百萬之餘資。鹽徒則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墮。則均耳。弃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為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于邊。附餘則鹽利歸于部。存二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于是引貴而內商困。較其利害。略相等。吾欲變私鹽于官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藏國課于竈丁。故不惜遺利于竈。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初立。惟其足以濟邊。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焉。既入于部者。寧能盡送于邊乎。雖其名曰解邊。然十之二三耳。至于邊之開中。則西淮而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商人一身三方支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值。况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微矣。夫商洋利而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開中。且有觀望而不赴者。其他事宜。具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鹽政考 萬曆癸未館試

汝光鄒德溥 編脩

周館師
敬菴公
評論
論鹽政
今發謀
斷又確
有石畫
當事者
採而行
之所計
于國計
鮮也至
若詞意
蒼勁出
入秦漢
特全按
耳敬服

愚讀史至漢賢良文學對及魏琛疏。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甚矣夷吾之作俑也。天下利源一開。遂不可復塞矣。然軍務既興。餽饟煩浩。借資以寬民賦。要以劑量均適。國利而民不困。亦救世之宜也。若乃括之而盡其利。盡焉而不恤其私。與夫不達其宜。以階厲者。萬世病之愚。故綜次古今。括其要。得具論焉。管子之稱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又曰。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生。其策要歸于巧取。當時維以此富齊。雄天下。然齊民之禍胎焉。晏嬰與叔向可覆。已秦人鹽利至二十倍于古。漢按秦弊。雖省其賦。不煩于天下。經費然諸侯王得擅之。吳王至。以此附眾。興逆節。而富商大賈。轉鬻居利。財或累巨萬。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孝武用東郭咸陽孔。僅言因官器。

皇月官保黃...

此歷論
唐周
宋益政
利弊上
下二千
年間若
數計燭
照佳哉

作鬻鹽官與牢盆私鬻者鈇左趾沒其器物已用桑弘羊言置
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鹽官之設自
此始孝昭時賢良文學稱天子藏于海內毋與天下爭利願罷
鹽鐵官便民而弘羊竟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
足用之本終不得罷孝元罷之三年卒復用後魏時甄琛表請
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願弛河東鹽禁而王勰曰聖人優閑
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非專為大官用孝明雖用琛議暫罷之
竟以豪貴占奪近民障格卒置官監檢焉唐臣理鹽者最劉晏
始年利纔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
闈服御軍饌利祿並仰給焉晏故因民所急而稅之然括利竭
矣穆宗時張平叔以權鹽法激請官自鬻可富國常處厚韓愈
力陳其不可乃止周顯德時食末鹽州郡多私犯犯者類自顆

此下詳
論本朝
鹽政

鹽界于是上曰吾知所以熄之矣遂割曹宋以西以餘州食顆
鹽宋初置建安貯鹽漕艘歸輒令帶給江浙湖廣諸路所謂轉
般之法也鹽引通費省又因子漕艘資雍熙時令商輸粟塞下
優其直給江淮荆湖顆末鹽用以實邊省漕輓開中之法自此
始初周世宗克河北鹽權均諸稅名兩稅鹽錢其後稅已納而
復權仁宗用方平令立罷之民大悅
明興于天下產鹽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鹽有定額
行鹽有定界大抵兩淮之鹽出于海待煮而成于古所稱散鹽
者也其鹽行于江西湖廣及應天等處九府最廣最當要故歲
課最多計七十萬引有奇兩浙鹽如淮其鹽行于浙江及蘇松
常鎮次廣次當要故歲課次淮計四十萬引有奇長蘆鹽如浙
鹽尤賤以其獨行北直隸及衛輝彰德兩郡地稍狹故歲課次

浙計一十八萬引有奇。山東鹽行其省。及徐邳宿三州。地狹稍僻。故課額又次。長蘆計一十四萬引。亦古所稱散鹽者也。福建鹽獨行其省。歲課僅十萬引。有奇。其鹽與淮浙類。河東之鹽。產于池。古所稱形鹽者也。池故自結鹽。不事煮。然必自南風起。乃熟。國初鹽花最盛。故其鹽行于山西陝西。附以河南數郡。而遼東亦與焉。歲計四十六萬引。有奇。廣東鹽亦獨行其省。地狹故歲課僅四萬六千引。其鹽亦如淮。海北之鹽行跨廣西貴州。益以東粵數郡。然歲課乃僅一萬九千引。其鹽產于古。曰形鹽。四川提舉司一。雲南提舉司四。其鹽并產于井。或曰黑鹽。或曰白鹽。煎熬最難。最少。故歲課僅。以斤計。皆各行其地。充用不當于大農。國計通計天下海鹽最多。最益邊亦最多。弊。國初商人輸粟若銀于官。給引目。以次支給鹽場。命曰常股。

同志評

此一段皆論國初善後代之弊

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于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十分之三。以待開中。越次支給。命曰存積。存積行而常股滯。商人或待數十年得支。甚乃及兄弟妻子代支。故商困。國家令商人輸粟于邊。而給之鹽。引其輸粟寡。而償鹽厚。商人競其利。募人種粟邊地。而輸之不煩。輸將而邊儲充實。因得為守。後用葉淇言。故納銀太倉。商人以此不種。邊粟益貴。而仰給。內帑國與民交病矣。國初每引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廣東海北等處。給鈔二貫。每鈔直錢十。而又復其雜役。給之場蕩。繼而鈔法不行。一鈔僅易粟一二斗。而場蕩又為總催兼併。鹽官復侵削。以故灶戶困。國家令貴勢家。毋得中鹽。一切奏討絕。弗給已。而奏討者眾。因以夾帶奏討一分。夾帶十分支。則先支掣。則先掣已。而貴勢又

談國家
大計而
百言選
是深于
鹽政者

陰擅之商利壅焉河東地初開三門塞其內外水不入而鹽花
盛而典者貪并開其內外水入而鹽板壞加以水潦不時鹽不
給比年預支商銀無償至捐宿儲奏補兩浙灶戶工本既薄餘
鹽又禁不得鬻奸豪之徒私貨餘鹽聚眾持戈高檣大舶出沒
江湖官軍復啗其利陰縱之于是官鹽益壅而
國課虧河東鹽既不足商人往參和沙土倚官強布諸民買
之不貲而花馬池鹽方盛山西民利食之長蘆去開歸近開歸
民利食之蜀鹽去漢中近漢中民利食之于是私買者眾私鹽
不可禁巡官往什大猾而孱民獨罹法矣洪武間鹽一引納
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後乃加至銀七錢益以買窩勸
借一引至費一金有奇商人以是高估取贏民坐困儀真抽場
定以船滿千號乃抽又者積三月始得度商既失利益高估又

商困灶
困民困
而邊餉
不行國
亦受困
鹽法之
弊一之
于此

鹽至不時富民因居鹽待估估益高而江西湖廣之民滋困夫
權鹽非得已也又使商灶居民三受困而邊餉不行鹽徒之害
且濫議者猶曰無動愚竊惑焉愚計以為有當修復者一有必
不可不議處者一輸粟與輸銀之利害今天下權之矣然而不
敢議復者恐商驟無所得邊粟且國方資用不能減其直也不
知此令朝下而願種邊粟者夕起矣邊粟既多省輸所減且倍
有天下之大欲為定餉固邊計不能一暫蠲其利而需後效愚
竊以為過也故曰修復便地產之有餘不足此天地即弘羊晏
無措矣產不足者而必廣其行官不為市則商恒輸其所不可
償官為市則民恒市其所不可食非計也產有餘者而必狹其
行官不為禁則民之利不歸于官官為禁則地之利不歸于民
又非計也

洞見鹽
政如觀
火裁酌
鹽政如
書籌

國家定界。毋亦因民所產。民所宜耳。今柰何局于故而使國與商與民交困。故曰更定便積船而總掣。此船抽課也。然必需其千而後掣。何也。憚于勞而不圖民便急也。避多抽得利之名。而厲民以自掩欺也。試一變散掣。商人得速積贏。則利商商利速。沽則直必輕。則民又利。故曰破除便夫錢之行于民便也。然而間者行之。素所不用之地。民輒病。何乃况鈔法鈔一貫直錢十小民之用。類十錢一十錢耳。持此將安分之。其不願受必也不受。而不加之刑。則不行。加之刑。則民必大騷。是以恤灶之故。厲天下也。故曰便之不便。灶戶之工本既薄。而又禁其餘鹽。不得鬻。是困灶也。官鹽既貴。又不足。而禁民不得食其餘鹽。是困民也。且民之有私鹽也。將安得之。必餘鹽也。餘鹽不收。鹽徒得挾灶丁所必賣。民所必買。以要利。雖日捕私鹽。何益。官誠下令以

末歸
天子責
節知
本執

鹽徒所收之直。收餘鹽。而即如其授商。商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沽諸灶。灶亦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私鬻商與鹽徒者。無所得不禁自熄矣。而官鹽自此得通。故曰收餘鹽便若乃聖天子深自樽節。不盡利以遺民於都哉。帝王之盛節乎。然非臣下所得柄也。愚故不具論焉。

條理精
密而疏
暢

以副疎而仲淹以延州為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寇至則官
尊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閱州民兵得八千
人六將教練量敵眾寡出戰修永平等砦而又用世衡策城青
澗以扼賊衝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
就食省轉輓之費於是羌漢民踵相歸業夏人亦不敢窺延州
矣仲淹又上言關中無備有如賊乘虛而入而兩川貢賦非太
倉粟也京師不得高枕矣宜飭邊將為持重計又實關中兵令
寇不得深入即寇至入壁保令無所虜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
昊寇鎮戎敗劉繼宗兵遣學士趙宗壹詔諸軍疎乃令琦畫攻
守二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
月塞寒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
諸羌進城發砦牽敵人屯民營田為持久計即欲出師請雷

仲淹終
以為不
可以為
仲淹不
可與不
仲淹不
應相

延一路以備招納琦亦奏兩路並進尚患無功若廊延以牽制
為名徒委涇原孤軍嘗敵非計明矣詔仲淹與琦計之琦遣尹
洙就仲淹議而仲淹終以為不可琦又奏言仲淹意在招納而
臣意賊雖眾不過五萬我諸路兵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
可必孰與沮濠自守億師匱財生敵人吞我陝右心上復詔仲
淹謝曰非臣怯願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歲月也且橫山
蕃部寇多兵少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
琦並心本朝豈敢異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款仲淹仲淹令昊
去帝號即可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益戒嚴
諸將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
將之令趨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
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謀賊少頗易之遂陷賊

大臣宋

庫也
書夏竦
嚴具見
縹密

王沿龐
籍不見
下落
是逗漏
必

伏中大敗于好水川。福歿竦收散兵，則琦檄尚在衣帶間也。奏奪一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遜，答書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為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當斬。上不許。其年夏人破豐州，夏竦罷。于是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涇原，龐籍廊延。時夏人旱傷稼，元昊復遣書仲淹約款。仲淹亦復報之，藉曰詐也。已而元昊果大舉寇鎮，我軍涇原副將葛懷敏敗績于定州，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淹自邠涇來援賊，乃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仲淹請與琦同經略涇原，琦乃兼秦鳳，臣兼環慶，犄角並進，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龐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川，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此兩人名重一時，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始落膽矣。然賊雖數勝

斷制
嚴明

而飢饉瘡痍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款，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稱臣，而不名羈，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淹詔還政府，其後仲淹與富弼同受命行邊，得專用事。西尋卒，琦曰：種諤誘虜酋降城，綏州邊釁再啓，乃出判永興軍，卒存綏州。西境復寧，論曰：古以豪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曷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畏人攻，羣潰訶庸，蠶蠶我疆，場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慮。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昊操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昊，令昊亦備我，昊徒最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為計也。范相持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搏黍戲，小兒卒為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蘆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

使夏得請去是韓范失計處

悚驚柔降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裨為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睹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竟得請去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吳也坐失機空可為歎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嗚乎惜哉

京營兵制考

萬曆癸未閣試

養淳朱國祚脩撰

周館師敬評

叙事詳略得互論兵難易中窳

夫國家彊理九區以期安攘之績則虎衛牙將徧于天下而至

于鞏衛神州捍蔽心腹固無如京兵重且急矣且我

成祖舍金陵形勝而據薊北咽喉去虜障董、百里狼烽羽檄

不移晷而達於左右使

聖子神孫有冰淵之慮焉非如漢唐宋都關津都汴梁之為墮

區也然制攝五兵顧瞻萬祀可漫然無石畫乎伏考洪武時止

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內外操習之永樂初分為三大營

一曰五軍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皆步隊習火箭一

曰三千皆馬隊專扈從車輦寶燾之事營各公侯二人為之帥

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越景泰而有土木之禍于肅愍立團營選

練壯士復于向所督大營六公侯舉其二帥焉而以大司馬監

叙致有体

折還兵五府協守二議具見遠慮

之天順改元罷團營。成化改元復立團營。尋罷三年而又議復。其兵名為頭撥。初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皆侯伯一人。亦久。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嘉靖遵復祖制。仍立三大營。易三千為神樞。歲庚戌虜薄城下。廼設戎政府。以大將督率。文臣協理。給事御史巡察之。副將參遊分主操練。而咸統于大將。歷朝法制大畧盡此。已議者有曰。高皇帝之制五府者。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眾。鉤連而出。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強本弱枝。居重馭輕。法甚善也。自有大營團營。而兵不隸于五府。虛存尺藉。無作為之權。謂宜仍故典。還兵五府。責以簡稽。去尾大不掉之患。似也。然生而紈絝。不

設議獨有真見

機宜能無富平之謂乎。又有曰。京師之兵。驕奢脆懦。坐享安飽。身未嘗經險阻。旗鼓鋒鏑。不習于耳目。以此臨陣。安能有濟焉。謂宜遣營中練成五軍。更迭出薊鎮。協守春秋二防。使知虜形。嚮往道路。遠近聰明。馴習心志。不驚似也。然漠南北軍。未聞出股肱。郡乘守者。果若而言。謂緩急何患。以法者。迹之粗也。而用法者。人之精也。

深于兵機故論皆中竅會

歷朝兵制異同。何所置優劣哉。惟柄兵者。宜深答焉。夫奇謀死力。半在荒微。侍衛輦轂。債帥居多。則賢將難矣。有帶財私為。顧役貧者。荷戈恒有餒色。則覈部伍難矣。外取于民。什盈七八。內給于軍。什減二三。則禁乾沒難矣。朱門洞開。千夫擁入。疏渠壘石。畚鍤經季。則止私役難矣。旌旗蔽天。抱鼓動地。弓矢虛設。縱送周聞。則練精技難矣。奮石超距。老卧鼓下。甘言美利。或搖上心。則明

賈罰難數者儻不無可慮乎察此數者而振舉之則士氣自奮
國威自壯為三大營可也為十營可也為十二營可也徒斤
馬掌古謀求法式抑末矣作兵制考

京營兵制攷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

編脩

周館師
敬菴公
評
兵制復
太祖之
舊此石
畫也

此論漢
之兵制

此論唐
之兵制

古帝王控制六合必宿重兵于京師所以居重馭輕弱枝強幹
為國家根本慮至閔遠也三代而上六鄉六遂之制不復行於
後世久矣請以漢唐宋之事為今日喻之漢初京師有南北軍
南軍以護宮城衛尉主之三署即期門羽林在焉北軍以護京
城中尉主之八屯八校在焉諸呂之亂太尉已入北軍矣而不
得南軍猶憚莫敢發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
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唐置
十六衛左右千戶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
則警固之衛也既復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而開折衝果毅府五
百七十四以儲兵伍無事則宿兵居內有事則提兵居外當其
居內也官為將軍趨奉朝謁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二時耕稼發

論宋兵制

此本朝兵制監三代

木朝兵法榆場殆盡

此成祖燕都兵制所謂三營者

襖和來一時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及其出外也緣部之兵被檄而至軍車一符將命四走事解輒罷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至善也及府衛法壞而唐遂不支矣宋懲方鎮取天下兵權萃於輦轂二司三衛四廂統於樞密院選天下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瘞億剝員以分州郡大都專以強內也而向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弛矣故其衰也至不能披甲蓋由偏重之為弊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起淮甸汎掃中原久歷戎伍洞曉兵機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番直宿衛為天子親軍而京城之衛則分隸于五府有事則簡師命率分道

以出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即唐府衛之遺意也且五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于治也若束縛然蓋兼有漢唐之善而無宋之弊可謂規模弘遠亡以易矣

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而復設三千營以司寶壽縣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合五軍營名之曰三大營又于近畿之衛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休上操兵勢赫然盛焉然自是而後

朝廷北征沙漠南討交趾京營之兵因以團聚不散營與府掣而為二寔失隸屬之舊矣承平久而武備弛正統己巳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為新制於三大營之中取其精銳十萬為選鋒其羸弱不任干戈者退還原營謂之老家初分為五營

此景皇
帝兵制
所謂團
營者

此世宗
兵制所
謂戎政
府者

繼分為十營每以五十人為隊長二隊為百人有隊官十隊為
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名曰團營。楊遂庵所稱
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亦一時濟變之良策何可厚訾也。天順
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
復廢。至三年乃始做其原制。增定為十二營。其法以京兵八萬
外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之。行之數年所謂選鋒者
名存實亡與老家無異矣。嘉靖庚戌之役虜騎薄都城議發京
軍以出而京兵皆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不復能見敵。
天子赫然震怒按誅大司馬以謝天下於是諸臣惶恐無以塞
上意乃請罷團營復三大營之舊而改三千營名為神樞蓋大
營三而中分小營三十以勳臣一人總督京營戎政而文臣一
人協理之其三十小營則以副將參遊三十人分領操練如初

總括
上三
段

此論歷
朝兵制
皆不如
五軍之
善

制蓋五府變為三營三營變為團營團營又變為戎政府也夫
抵天下之法始皆未嘗不善而後稍陵夷也故久之不能無變
近年以來因襲承平武備墮弛戎旅坐耗尺籍空存士無挽強
之能伍有不補之卒蠹耗之原山積蟠委當時者尚可泄泄以
處而無庚政甲事之謀也哉愚竊以為三營團營戎政府皆非
聖祖之舊也

成祖三犁虜庭征調無寧日榆林之役奄爾賓天時則可以復
而不及復土木之難國家危于累卵于公因時補弊羽翼漸

成時則不可以復而不得復嘉靖諸臣因陋就簡苟且塞責規
制雖新于今已綱則仍于舊時則可以復而不能復今誠釐歷

世之弊畫而復
聖祖之五軍也有六善焉五軍五設指臂相使設有意外之虞

六善曲
盡五軍
之妙

此論近
日兵制
之不善

復五府
之舊是
一篇主
意

由此言
之貴在
得人復
何必復
五軍而
後可

生于軍而四軍足以制其致命一善也徒御既寡訓練易施
簡閱必時而號令必通二善也人自為將各愛惜其士卒而甘
苦同之三善也彼此相形優劣相軋勢必爭自策勵而勤其職
四善也治眾如寡分數畫一以一統十以十統百行伍不亂紀
律自嚴五善也五軍既成有事出之以應敵則中軍為樞而左
右前後分峙四方縱言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橫言之如手足
掎角相持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善也若如近日之制五軍統
而為一而舉國家之兵提而付之一人之手恃乎無能之將
則乾沒為利甘自蹈乎債帥之轍而間有任事之豪欲出而將
皇其間則又懼于震主而善自斂縮以自脫乎狄青李光弼之
疑因仍苟且日復一日京兵之所以不振者以此而其所以日
入于虛者亦以此夫萬金之產非一家所能獨治也方舟而渡

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故欲振兵莫若復五府之舊也或曰冰樂
之初征伐四出

天威震而近塞無狼烟之警是三大營何嘗不善昔然究其故
則非營制之善而選擇訓練之際核實致精行伍皆熊羆之士
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氣揚團營初立之時
兵精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仗鉞
者無不選之將而被甲者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今
能以五軍之眾訓而練之申教習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
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又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出
乎其間哉

外軍西
由貴言

一歲生
非一入
...

屯政考 萬曆巳 館試

周望陶望齡 探花編脩

師師
鐘台公
評
指陳屯
政條畫
鹽法歷
歷數百
言卓有
成筭蓋
究心于
天下國
家者存
之以倫
採擇不
徒以其
文已也

屯政之興自漢武昭神爵初趙克國以屯制諸羌而其後伊吾
湟中金城之間往往有田官戍卒三國時棗祇營許下而諸葛
出斜谷羊祜實淮襄此俱功績焯然傳著言屯田者必宗焉然
皆以軍興佐旦夕之急為方圍一時便宜經制宏遠未遑矣而
唐之法最備唐開府軍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洎諸鎮軍
所領則碁布天下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不
輸不調而兵食足故自周幾千年而兵與農始復今夫井田以
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廣陋之勢稍有間近古以來兵制之
善未有也曠騎藩鎮既變而屯法陵遲至元和而其甚然韓重華
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畢誠營田
邠寧三十萬石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宋端拱二年以陳恕等四

人為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而時承
五季將士慄悍之後武臣恥營葺惰卒憚耕作怒密疏即不罷
役將慮生變而承矩亦偪抑羣議事幾輟然竟以成功自是屢
建屢廢廷臣終持空文而外迫強寇故今論兵其無制而貧弱
者言宋明初得天下戍卒徧於列郡衛所鱗立知鄭州蘇琦陳
時政其一言屯田積粟當

留心祖
制搜羅
貫洽

上意而沐英梁楚仙帖木兒之說進於是開屯寧夏蜀滇間而
遂益推廣之軍屯之盛諸邊多者至數萬頃諸行省浙甯號少
戎事猶二千二百頃有奇嘗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
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又罷諸關守卒悉令屯
田永樂間益廣遼東屯令徵牛朝鮮而寧夏提兵何福以積屯
粟數最下詔褒美又置各省地察僉事轄其事至宣德以後

而兼理提督之員日益設或以御史以都御史以倉場侍郎以
副使以通判而承平既久居位者不甚以軍伍為意所司取文
具而已溝塍廩庾之間少有省視者武爵既輕而其人又多關
茸其豪者或牟所部善地及所儲細糧子粒又從而雀鼠耗竊
之其地之密邇都下者膏壤割於世臣而士日以失業自宣德
景泰時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宜粟麥多為軍官所據學士
商輅亦言外地廣袤而負城堡饒裕者諸勳戚入為莊田總參
以下剖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法度之弛靡從來久矣而迨弘
治則鹽法遂壞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粟二
斗五升則與引一支鹽海場入輕而利厚於是巨商大駟役致
游民耕塞外隙地以私力創立壕堡為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
粟益充羨市糴愈平邊民易於生殖成化中甘肅寧夏之間粟

許閣師

事覈
文古

石僅易銀二錢虜奪氣不甚敢迫近

孝宗始即位徐溥為內閣而戶部尚書葉琪與廣陵大賈媾遂

奏改折課塞上田者皆投耜歸熟田復為榛莽而邊地空戍者

單弱墜業粟價踊甚待餉內地悉國家之力以奉邊士而不足

塞上益多事戍卒候烽燧荷畚甬無暇言錢鎔矣以古今之言

屯法鹽法必相比以談皆的然能析初制之善與後之害不待

日而當復而終未有敢斷行之者夫民各自養則均足養於人

則憂養人則訕必然之勢也故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

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徼待者憂

共者訕故今天下財力竭也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將

北而竭夫執戈及曉戰聞能扞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游手而

才識雄
沉鬱議
論精確

惰偷取食者嚴民也而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游手偷取食者
其一日有事而求執戈及曉戰聞必反募之民而願令民廩之
此所謂勤苦養游惰也

宣宗時尚書黃福言自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皆河壩地請以

軍民十萬人屯之可多致穀贍國用甚便於是遣吏部郎中趙

新等按視淮北燕齊等善地可墾者上之會有沮其事以為徒

紛擾軍民常業議遂罷而丘濬王鏊輩號為名儒皆每每言京

東及三邊地當募民為營省漕運費近日京東之議既行而久

不得其要領亦罷去財賦專倚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

西北猶割左髀以屬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必大傷諺曰欲為吏

視成事利成不處害成不能去相戒曰必勿動動其有亂故劉

瑾賤閣也慨然思邊備之不足欲修舉其制於是奏遣御史胡

援喻
極切

三月當果實集

論今日屯政之弊條析而古色蒼顏特其緒耳

汝礪等度諸邊屯田瑾不知所以曠蕩優恤之而徒慕浮竒以入多而先者為功曹是時諸鎮責屯糧甚急而寧夏尤甚安化王乘成卒怨怒遂為亂後凡言修屯田以瑾為鑒矣是以新田不可墾故田又不守議未興緩棄之可百年方興急責之必旦夕議徒民虞其擾議募民虞其聚而無功不可散也議給牛種子田本則憚費田未成即稅之即成又為勢家所請其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者猶惡薄田耳責收於他畝而良疇荒初流亡者猶窶人子責償於他戶而中人始逃去於是諸屯田大抵皆為弁莽而召人承佃不復拘軍民矣軍不獨苦無田反為田困而連畝接壤之額地良者士不得正視諸惡薄所求棄去而不可得故今天下之極疲蕭而不可易振者無甚屯軍而論者獨泄泄然徒以劉

瑾為戒頭而傷足困而廢食計莫失於此愚故采取大略始所以得今失之者作屯政考

韓堂公帥

評陳七

如歷目

前而滄

人于滄

務暢時

屯政考 萬曆己丑館試

宇秦王肯堂 庶言士檢

兵制莫善於古莫不善於宋蓋我胡胡兼之矣古者寓兵于農無餽餉之費有守禦之固國是以久安三代而下惟唐之府兵有其遺意

高皇帝立法實度越之故嘗謂養兵百萬于京師而不糜百姓粒米者屯政脩也迨其後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以餉京師

而邊時請發內帑無虛月軍與民日困而邊事日壞不可支幾若宋之季焉屯政廢也嘗試攷之大抵締造之始則脩因循之

久則廢得其人則脩不得其人則廢上下以實心行之則脩以文具相蒙而苟且塞責則廢非若他政有沿革張弛足考鏡也

其在往牒者無與于今日不暇考其在甲令者大旨不過廣屯多墾建官課功恤軍清弊今昔若出一口又不必考也然而

皇明會通卷之八

田如故屯如故官如故法如故而昔以之利今以之弊者其源安在近者言官條奏

詔下大司農議上不過如故事責成片紙耳迨被

詞甚切直

旨令詳究弊源而大司農莫知置對至後巡旬日始據拾數語塞詔者何也講求無素而一旦諏訪之靡從也噫此其當考

者欤愚嘗因是而稽之

高皇帝時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餉匱莫給初命諸將分屯

龍江諸處當是時宿重兵京師而

上加意畱屯故有不糜粒米之歎于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

考核明晰

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于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而上親勅五府程督之

文皇帝移都北平益加意屯法饒給之利益于塞外然一再傳

而近郭膏腴田多為勲戚有諸間田債帥又占業之以致士無

近便地可田如商公輅所奏者屯田軍餘終歲賠糧而不知屯

地之所在如楊公一清所陳者夫屯于畿甸間辰發而午至一

旦有事不轉餉而兵食足祖宗固有深意奈何弁髦之顧自

先朝已然况今日乎歷年所浚覈乃在邊徼不聞甸服是豈

欲法行也弊一矣令甲總一衛之兵而十之七屯種而三城操

屯種所得為石者十二以自給而六入倉以給城操者是十人

之田養十五人也厥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

徵糧百畝六石輸諸官及給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

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乃為折色名雖

折支寔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弊二

矣國初餘米上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田者不病于輸而

觀子諸說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操者無若于支至便也後乃徵糧于官倉在府州會城去屯遂
遠有至數百里者輸与支往返既遙而搬運候伺之費侵牟欺
隱之間百出而不可詰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
給內帑至嘉靖中而邊事愈煩請乞頻仍雖內帑不能給
弊三矣

藝于典
故天祿
石渠間
固不可
無其人

文皇帝出獵見田家食粗粝心惻然傷之因念及屯軍令督屯
官以時勞問洪熙初時察其困乏者而蠲餘糧以振之士故挾
續飲醪而兢于南畝也按勅督屯憲臣詞曰督率官軍餘丁
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則屯官之建專勸課農桑為職
不在催科德意明甚今乃追併逋負敲朴並施流毒妻孥以
養軍者病軍使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逃亡者相踵弊四矣民
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土多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

子不居
屯職而
能言屯
事若指
諸掌是
為難耳

耕之田而租入乃十倍焉國初官有勸法腴下者必峻其刑
誅士故力田自給而人不稱乏也今自旗甲胥史而上率家乎
是輸者每二石而致一石而支者十不能得三其何以堪之而
能無逃弊五矣逃者衆而田日荒因荒而豁糧是也其致之荒
者豈無罪乎乃不惟勿問而已且借荒以為已利而額餉烏能
不日虧弊六矣國初既立屯法牛具農器總于屯曹細糧子
粒登于戶部已設風憲官督之有違守令協同收放升遷交代
方許離任之令焉有不及數具奏降罰之令焉有逾年不完管
屯憲臣住俸之令焉今居其職而能言屯事若指諸掌者誰乎
無成效而如法降罰住俸者誰乎繡衣握符者清道而馳所至
雞犬不寧顧于屯事無所短長受代去徒摘摭一二僕遼武夫
以復

國事至此深可
於邑當慎
母曰此
老生之
常談

上命上下內外相蒙而相苟一律也
朝廷所恃以脩廢舉墜養兵息民者繫二三大夫是賴而苟安
若是國何賴焉弊七矣往嘗興復江北屯田至發內帑佐之
所司不為意後聞遣官勘視乃始倉皇構廬舍為彊畝于孔道
傷以塗使者耳目而使者竟報成今不毛猶昔耳愚安知今所
申飭者之不然也令不信罰不必而人咸有倖心雖取一二忤
愾者懲之必不為變朝令而夕申徒費一牘腐風雨屋壁間
耳何預屯政脩廢哉故得其人以實心行之則豪奪可清也額
餉可溢也不得其人上下以文相蒙而苟且塞責則欲清豪奪
而反自為豪奪欲充額餉而反虧他日之額餉也是滋之弊也
故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游兵必
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無擾也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借古酌時
深中
窺繫

姓安堵軍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
陂穿渠溉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可無擾也每屯
百三十人就高為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
而後可無擾也今世稱乏才而踴馳之士一挂物議不問真妄
鉅細輒終身棄之
國家之不恤材有異于將帥之不恤士卒者乎而百職因是以
文移取辦無為
國家寔心任事者官之闡茸不理有異乎田之蕪穢不治者乎
如是因循而不改而恃無用之虛文欲復
祖宗之舊何繇哉則豈獨屯政而已作屯政考

實難宜緩歲輸數歲之後徵之可也。故其時人樂于趨而沁州諸富民至荷畚鍤而應募野是用闢邊是以有攸賴永樂時邊徼有紅腐矣。摠兵何福以積穀最多。

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勅書獎勵是也。乃始可度支請以紅牌入租賦然且有從輕之諭。溫旨諷然而其程督田作法獨戾重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曰。毋俾民疲而兵惰志念淡矣。仁宣之際法令盡一卒無擅差故人人得自盡。又明賞罰以課提督吏風憲即曹冠蓋相望。給牛假種官鑄農器於都哉。千載一時益其盛哉。而乃以斯時也。值斯役也。竟使黃忠宣之議格于築室。君子憾焉。語曰繁茂之蔭破之先驅也。豈不蠹吃之漸所由潛伏也。欵至于景泰而附堡腹壤盡為莊業。武弁朘削莫可誰何。浸淫弘正間而天下不復有屯政矣。何也。則鹽法壞也。鹽法之行也。商人以輸粟為國課。

總論處辭寄清婉末含微訊故自佳

蜚挽輻輳否則親屯焉。又否則易邊人粟以故耕者獲其利而墾田日衆。葉計部變法之後屯士違儲交無所利之蓋蓄蓄而灌莽焉。而課額亦以少。詘于是逆瑾乘之而起。丈量追徵紛無寧日卒。召脫巾之變。公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繇斯言之始未嘗不振飭。後稍陵夷衰微也。然大畧可觀矣。故當其盛也。申諭勤而綜覈精。任人當而用法必。戾於督率寬于催科。故國家賴其利。迨其替也。議論繁而實政闕。巡不阡陌耕用鹵莽則屯政為屯名。又其衰也。兼併浸漁。鳴張狼肆。家室不庇。人受其殃。而害且隨之矣。然則今之屯政其襲虛貽害與否。我不敢知。乃所謂利者槩乎其未有聞也。將林麓漭沆原陵淳鹵之區。遽減于昔。坎抑經略之有遺政。欵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夫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則今其時也。當可為之時而不為。不可。

為之時。且至矣。余故上下二百年。捫其大較。為等邊者。鏡焉。

原集

原學

隆慶戊辰閣試

肩吾沈一貫

少宰學士

高閣師
中玄公
評

精思
標微
清遠
何平
若在
當復
絕倒
矣

昔佛老出而聖教湮。韓子患之作原道。譚者美焉。獨惜其舍本而攻末。無以祛學者之患也。凡論道者不必大其言以求勝也。吾與之較是非。等高下。而彼方曰惡乎是非。惡乎高下。吾以彼為坐井而彼以為壘空也。劍映也。恒河沙也。是吾道終無自明也。凡二氏之教。屏聲色。絕愛憎。去妻子。逃人倫。以求所謂清淨。苦空者。至遠人情也。其為說廣大自勝。至難喻也。其為致希夷。杳冥。至難幾也。而世從之若流水。則吾有以驅之也。世教愈降。先王之道。蹙蹙為仁。踈踈為義。澶漫為樂。摘僻為禮。漓聰明。汨道德。勞苦而功微。厭棄而無當。故含光混真。空虛一大之說。得以入焉。皆世儒反佐之之故。而為世儒者亦重自疑。二利其徑。

直從星
源探河

大天大
圓方也
地也

約舍實踐而求頓詣雖有高明且甘心焉賢智所惑愚陋咸趨
 此俗之所以大壞也使吾與二氏若峻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
 黑漫舉目可辨也何辨之為而不知天壤之懸起于毫釐不翅
 其要領解其肯綮而欲攻二氏之堅末矣故莫若反其本反其
 本莫若微其中夫太極既判兩儀肇分塊土萬變流盪無垠雖
 鼓籥之大鈞罔久注而長存也而自開子以至今茲如越旦夕
 意其必有夫淵然沈渟而不可竭者乎謂利貞為一歲之靜與
 金秋戰肅雨露並施曷嘗廢其覆載之用而養晦何時謂向晦
 為一日之靜與繁星終夕霜露並下曷嘗輟其運旋之樞而入
 息何所故人知天地之動而不知天地之靜也人知靜之為靜
 而不知動之為靜也大圓在上孰迫而運運以無心大方在下
 孰布而凝凝以無情天蘊其精地蓄其靈故日月為之宣朗山

論二氏
翻失理
即名尼
以登壇
持論是

川為之淑清祥風協律九穀嘉登苟失厥靜應忤施乖戾沴交
 作機不可掩故知靜者道之根虛者應之府寂者學之始易大
 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老者以虛無為
 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後以為精神盛而氣不散則
 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故其為治過而不有應而不宰是伏
 義几蘧之治儒之所不廢也佛者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
 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每以性善始于聞而無所聞始于無所
 聞而無所不聞性命之說尤為近理豈蘧與吾儒異哉其所以
 失者天下方熙然並生而教以出世此釋氏之所以蔽也世有
 升降政由俗革自堯舜不能為几蘧之行義皇不能返大鴻之
 治而道家欲以清淨寧一施于恣睢翕張之朝噫難矣凡吾聖
 人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達于齊治均平之遠其繕性合

有為之論
為之論
混沌之
竅

至可謂
實理
有

天將以有為也。有為者，聖人之勞，而天下萬世之所為逸也。二氏之學，亦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反于無極無朕之初。其善性合天，將以無為也。無為者，一人之得，而天下萬世之所為失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參，見返天地之初也。而天下未嘗不享其利，利窮天下而聖人方若沌焉。濛焉曷嘗有滑乎其中？此中道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彼二氏者，惟吾性之是求，而視天下猶芻狗焉。豈直天下視山河大地，猶懸疣焉。雖吾身亦風火焉。丘井焉盜賊焉，而去之惟恐不速。是彼方不斬拘焉，為斯世也。而世顧徇之也。不已過哉！孔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若老子其龍乎？又曰：彼游方之外，吾游方之內。

外之不相及也。久矣。今則龍于人，必不可治以方外。治以方內，蓋吾道救粟也。其獲之也不難，而利之也甚溥。二氏藥石也。彼夫內熱者，屢以膏梁猶罔焉。投冰蘖而起之，則法然矣。凡菽粟之利溥，則無論藥石藥石之誠效，亦無論菽粟菽粟之利溥。干造化雖有藥石無所用之，故民壽則藥石可捐也。道修明則二氏可息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作原學。

原學 隆慶戊辰閣試

張位

許相國 穎陽公 夫君子之學何學哉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自盡其心也茫茫宇宙人為物靈豈徒恃其知覺運動之塊然者乎所以參三木超萬彙當必有在也古之聖人朝乾夕惕黽勉不遑終身汲汲不知老之將至果何脩而何營耶傳曰學以致乎聖人之道則知學也者將以求道也將以求為聖人也夫聖人之道本於太極殺於陰陽盍然周流於一元之內元氣載之以行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厥理寓焉其靈明清虛之體本與造化相為流通者也惟自形生之後物誘感而習染深局形骸以生知見而有我之私膠固蔽塞遂與天地不相似學也者所以復吾天地所生之初耳能復其初則仰不愧俯不忤斯可以與造化為徒與聖人同歸也然是學也其道固大而其功則至近其用固煩而其

旨該

洪陽公

得此肯

察故其

言遠而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無他求

其放心

而巳矣

其放道

問之求

舉孝問
之要而
歸之吾
心此探
本求源
之見

體則至簡亦惟取之吾心而已。蓋此心之體以萬物為量而亦
不著於一物者也。惟其以萬物為量故必以含弘周徧無所間
隔而後足以盡其分。惟其不著於一物故必澄澈活潑無所拘
碍而後足以立其本。要之間隔拘碍之為累一有我之私為之
是私也。非外至也。即吾情之涉於徧者也。約其情以合于中斯
其為盡心之功乎。是故戒慎恐懼嚴吾靜也。省察克治防吾動
也。公私義利正吾守也。應事接物驗吾用也。博古準今參乎變
也。日而就月而將瞬有存息有養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學。俾方
寸之中擴然虛湛然明粹然潔白而無疵浩然洞達而無間。經
綸宰制無有不宜。範圍曲成其道在我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三
代而上教無異傳。秦漢以來人一其說。士者談性命述天人詩
書禮樂童而習之。白首而紛然。至詢其所學則愕然無以應。嗟

此正是
及心之
實功

軒奉道
上如層
臺緩步
高謝風
塵

乎世道隆污係於士習。士習龐雜係於學術。庠序學校之設。罔
滿天下。固將育才以待用也。聲利薰心詞章獻技所用所養不
將名實之無當乎。士君子知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而
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焉。寧與草木同朽乎。寧與日月爭光乎。
寧與聖人同歸乎。寧與凡愚同類乎。卒流於禽獸也。乎是則學
與不學之辨也。故士先學學先志志先辨。

而學九
天不可
端倪則
論學則
見大今
之病學
有五而
異端不
與焉皆
獨得之
見

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質小辨亂真小者並馳於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訾二氏者絕欲去智恬淡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矣設智故矣競華艷矣其為二氏者固鮮也就有之奚害於世曰有一馬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牽率多欲好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去語馳逐華艷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鼎食者而茹之藜藿廣閨者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昌黎氏原道也嘒嘒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譫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然則學者柰何聞之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穿壞藏金錮其上子不知也日惛惛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里向固不知其措身墊足之靡非財也而惛惛然貧是憂也故心本

精思入
理窟馳
驟遊天
表

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汙染也本房皇四達而謬謂閼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為之啓其銅發其藏而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為體而萬物與我為一奚為聖凡為古今為物我為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者也凡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已其非譽利鈍窮通巧拙毫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已而已斯不亦至公而私哉善可舍已仁不讓師納區宇而不窄包千聖而不怍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為亦若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急其私而自足於其實者也庭宇不糞除而饁人於田藏金千鎰而乞於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覺則見大吁覺矣學詎有

用意
極深
邃

他事哉

原學

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黃輝

編脩

閣師許
詞工而
融意正
而達文
與詩稱
如鎔金
擊玉瑩
然可愛
句工

學何傲乎曰性之漸于習也即學也四氏之習百家之業未有
不相學者然命學者必曰儒美乎哉疏達性命齊一統類非儒
孰尸之奈何儒者之自為總雜也楊朱之感岐路也學猶之乎
朱也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學猶之乎卿也標立而歟者從之學
將惡乎歸自宋儒崛起表章絕學引繩鄒魯批秦漢以下蓋有
咨嗟于內者矣未有挺緩于外者也曠千餘歲而長夜之謂至
乎已而後曙乃或者厚論其世以謂掩古而不恕又無當乎理
亂也至以清談薄焉由後觀前良已甚之報邪自是以還源
流沾染靡相殊絕學者若守陳紅滋益無味則有豪傑之士躍
起而振之約立片言以赤幟一世機鋒旁溢雄視外家言矣空
虛之徒利其直湊而易從也相與穴焉有力者憤曰是徑而蓄

聖明官果讀集

卷之八

七

不學而禁
是責
真學術

奸浮而遠事去而甘心于申韓然其効可睹也徑約若彼刻礪
若此談者莫適為質稍收二氏以自弘夫陰用而陽闢之諂
矣况明與為成哉霸之諂也周猶尊也晉楚成而鼎滋輕矣
彼漠然者二氏也收之闢之亦兩無與吾獨有感焉凡異說
之興皆季世也彼無用乎天下用天下獨儒耳儒者不用或
不効等為無用而後彼頡頏其間若何以空言爭邪夫口馳
清虛身披華競六代之所以陵遲也漢儒之治學也言必稱師
動必引古循習不為苟且故通一經以上隨厥巨細嘗試
輒効非後世所敢望跡其與義質行多鄰比先民唯名理或樸
不能置喙乎後世此亦世變江河端歎文質之効也為正學計
奈何曰冠纓而掠二氏其無以禁為也彼非能去人倫甘寂寞
者也即彼能玄耶空耶亦甚善過望吾姑以漢之樸濟宋

究竟
近情

之專乎密程其名檢寬收其績課仍其恬快而摭其巖陵使性
命之說遠避質行一切蘊其薄習而還之大公不吐不茹畫
而守之曰吾以是觀若之學也有不返華競而趨寔効者否也
夫論學者嘗古易維今難乘人易自樹難予悲夫末學之多岐
歲幾乎日騰其說而用天下者寥也作原學

原文 隆慶辛未館試

和字劉虞璣 宮詹李士

選少宰 澌陽公 評言 之曲盡 文章之 致傾群 言而嗽 六藝披 朝采而 振夕芳 斯篇有 焉

管者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歎制文言。蓋以為文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而含章吐曜。龍呈龜獻之際。發神之機焉。是故聖皇則之以經緯三辰。苞舉八極。羅絡萬象。任載古今。悉天下之事。顯之于文。而萬世之鴻濛。以宣是非。聖皇創制以為文。固天之所昭垂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矣。然神之所以彰理之。所以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氤氳鼓舞。以露其華。而氣之所動。則不能無淳漓消息之變。故羲皇而下。文章之氣。每乘乎時。其必出于道者。不能殊。而其言則各自為一家。辟天地之常固。不易而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竊論之。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文。皆道其中。之所欲言。性情之文也。

以上原 文之始 本于天 文之變 因乎時

此原唐虞三代

此總論唐虞三代春秋國之本

獨其所植于中少異而文亦因之若典謨訓誥君臣敷賜之言
 則其人皆已有得于道而至于政事之得失理義之晦明有非
 言無以自見者故出之胸臆而明之於言蓋其意主於明道而
 不主于為文春秋降而戰國攻取之黨奮士下國而致身者有見
 利害之勢而已矣凡聘好之詞游雄之談苟不能明析其利
 害則無以定國是而動人主之聽故天下之所尚務于明已之
 說以自售而初不暇于文章靡麗之習蓋三代而上以其所得
 于道者由中而見于文故其文渾然典重中正而不偏春秋而
 下以其所得于利害者亦由中而見之於文故其文明白暢快
 詳至委析望之有燦然之光而惟其不本于道故曲而不該有
 而不純無以追三代之英而與之並是二者高下不同皆非有
 意于為文也西漢時若賈董遷向之流亦皆道其中之所志而

此原文漢之末皆不本性情者此原蘇變文體而終不能復于古歸以應乎時每乘乎心提出迷關

非刻雕彩豔以為工迥相如枚皋王張崔蔡之徒皆以蔓
 詞綺語博文詭辨相高所言者未必其所志而性情之文
 矣百世之後韓吏部歐陽少師蘇長公傑然振起以務為性情
 之言而士皆因陋就簡竟不能復于古故自西漢來作者僅
 可指數信哉文章之與時高下也嗟夫文之原出于天正于道
 而昌于氣其所統之者則存于心六經鑄羣言之品后代之文
 人雖馳驟飛躍終不能出其環中惟其心之純乎道而已矣夫
 昔有古今心無古今作者求之于心以極其中虛因應之致則
 天地聖人之情可見雖其意不能儼于古要非不根之詞也

許閣師 頴陽公 評 成性 成聖 識大 而詞 亦可 誦

原學 萬曆已丑閣試

用孺區大相 檢討

人。有。群。居。樂。聚。執。藝。鼓。箎。端。弁。帶。而。說。仁。義。擁。皋。比。而。談。詩。書。
 極。祗。而。登。孔。氏。之。堂。則。可。謂。學。乎。曰。是。談。說。之。粗。也。非。李。也。人。
 有。朝。經。夕。史。尋。行。數。墨。佔。俾。呻。吟。焦。唇。腐。舌。乞。乞。窮。年。而。莫。之。
 止。則。可。謂。學。乎。曰。是。誦。讀。之。餘。也。非。學。也。然。則。所。貴。乎。學。者。何。
 也。學。者。將。以。成。性。也。今。夫。人。非。生。而。聞。道。也。又。非。盡。生。而。有。是。聰。慧。材。
 智。也。然。而。義。理。之。性。與。夫。靈。明。清。虛。之。體。所。謂。堯。舜。以。至。塗。人。
 一。者。執。塗。之。人。告。之。曰。若。將。為。堯。為。舜。也。有。不。赧。然。遜。避。者。乎。
 執。塗。之。人。告。之。曰。若。之。性。即。堯。舜。之。性。也。有。不。遽。然。大。覺。者。乎。
 俄。而。塗。人。俄。而。堯。舜。是。何。脩。何。營。耶。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雖。有。
 美。味。不。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致。故。跛。足。而。望。不。如。

應前

說鈴書
肆本揚
子

登高之博見也。終日而思，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性本一而或失其初，以至於去聖日遠矣。始不能不假于學，故學者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返之正，以致乎聖人之道。而非談說誦讀之謂也。談說而無得於道，昔人所謂說鈴也。誦讀而無得於道，昔人所謂書肆也。以是語學，離其質矣。余觀古之為學者，始之離經辨志，次之親師取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藏脩有正道，退息有居業，志如此，其勵也大之。經綸參贊，小之器數名物，遠之六合，近之衽席，尊之帝王，聖賢前言，往行而卑之，匹夫匹婦寸長片善，罔不擣擻囊括，量如此其弘也。而又戒懼嚴隱，微慎公私，義利必析，不伸節于昭昭，不惰行于冥冥，功如此，其密也。故曰：聖人之於道，沒身而已。堯兢競舜業，業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上至猶然，况中材以下。

發學
之實
透徹

應

自負甚重

讀之令
然學者悚

者乎。故知古人之所謂學者，將以成性也。亦以成聖也。自庠序學校之教，衰道與世交喪，而學術亦裂。秦漢以來，詩書起家，白首紛如，高之淪虛，無卑之溺青紫。談說雖盛，誦讀雖勤，所由殆與學遠矣。悲夫！吾身在天壤，直一瞬耳，所持以參三光，超萬彙，獨有此學隙，駒易邁，河清難俟。彼燕僻嬉游，流連光景，誠無足道。其無乃以其談說誦讀之功，為異端曲學之資也。不亦可惜哉！余因推本言之，告夫從事于斯者。

說鈴書肆余愧步能既成性成

聖乎身在天壤直一瞬耳

駒易邁河清難俟余僅燕僻嬉游流連光景誠無足道其無乃以其談說誦讀之功為異端曲學之資也



